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中華民國三年七月拾四日

文社

月刊

于右任



第一期

注 意

上海梅白格路二〇四號醫學書局。關於國學及醫學之書。出版者極多。國學如說文詁林。醫學如肺病易愈法。皆至精作品。印工良善。價值低廉。另有書目。購者函索即寄。

潮去海來洲滿春山花如錦
州如茵殿後臺下湘江水
解釣鮑魚子有幾人

韓伯元存以詩卷

何子貞小傳

何紹基。字子貞。號東洲。晚號蛟叟。湖南道州人。道光乙未解元。丙申進士。旋授編修。屢掌文衡。天性至爲純厚。於學無所不窺。六經子史皆有著述。尤精小學。詩俊逸。書學平原。上溯周秦兩漢古篆籀。下至六朝南北碑版。搜輯至千餘種。皆心摹手追。卓然自成一家。行草尤爲一代之冠。著有惜道味齋經說八卷。說文段註駁正四卷。詩文集十六卷。



溪山雪霽圖

梅屋先生道正

意自足也

李士元



杜 錫 五 藏

吳昌碩小傳

吳昌碩。名俊。又名俊卿。浙江安吉人。七十後以字行。號缶廬。一號苦鐵。中歲以一官居吳中。後至直隸州知州。曾任安東縣一月。即謝去。初以篆刻名於世。晚復肆力於書畫。書則篆法臚碣。而畧參己意。雖隸真狂草。率以篆籀之法出之。畫則長於花卉。間或作山水。畫佛像。自關門徑。均異凡品。詩有奇氣。丁卯冬卒於上海。年八十有四。著缶廬詩十一卷。別集若干卷。缶廬印存若干卷。

文社簡章

第一條 本社以研究詩文金石書畫小說及其他文藝發揚國光爲宗旨

第二條 凡研究詩文金石書畫小說與本社宗旨相同者無論男女由社員二人介紹經本社認可得爲本社社員

第三條 本社社員入社時須交入社費二元每年須納常年社費六元按兩期交清

第四條 如有樂捐款項贊助社務者除將芳名登載文社月刊外並贈閱本社出版物贈送方法另訂之

第五條 本社專門討論文藝不含政治性質關於社員私人事件不得假借本社名義

第六條 本社每年開社員會議二次如有必要得經社員三分之二以上之請求招集臨時會議

第七條 本社每月發行月刊一次其簡章另訂之

第八條 本社社員如有專門著述不能分期由月刊登載願由本社出版者版權仍歸原著人

第九條 凡本社社員購買本社出版物者一律八折以示優待

第十條 本社設編輯事務兩部每部設幹事五人至七人助理員若干人編輯部分撰述股審核股出版股發行股事務部分文書股交際股會計股庶務股

第十一條 本簡章有未盡事宜由社員二人以上之提議經社員會議修訂之

文社社員錄

以姓氏筆畫多寡爲次序

丁正昇	王陸一	王祺	王家烈	王廣慶	王家珍	王菩僧	王匡九
王玉珍	王自範	王治斌	王士榮	王之濤	文稚伯	田僑	任董
牟文卿	向心堂	李盛鳴	李錫五	李翹	李靜安	杜幼承	杜錫五
吳大道	何幹臣	林景	苟世瑚	孟天池	孟壽山	金鐵芝	尙者爻
徐忍茹	徐鼓新	徐敬夫	施復勳	胡超吾	陶元鏞	原佑仁	章維燮
殷振聲	翁信孚	陳策安	湯增璧	高瀚湘	高楚艘	高道天	高蘭亭
商文立	馮舉安	許世璋	許康候	黃匡華	黃孟西	黃仁中	張鴻遠
張珍卿	郭玉堂	彭年	楊天驥	楊滋生	覃壽堃	莊希安	傅瀛
傅子箴	喬吉甫	萬鏡湖	鄒榮光	趙守鈺	趙文炳	趙葆如	鄭百愚
劉揆一	劉覺民	劉楚材	劉宗向	劉魯堂	劉慎堂	劉石僧	劉世安
劉遠蔭	劉愷黎	潘劍威	蔣文軒	錢智修	韓光琦	龍文	魏抱仁
蘭完璧	顧裳吉	候堯欽	叢嘯候				

贊助人以姓氏筆畫多寡爲次序

丁福保	于右任	王震	王汝琳	吳敬恒	吳士鑑	吳建常	李元鼎
林東郊	陳樹人	章炳麟	張鵬一	郭鐵林	鄭沅	劉守中	謝廷麒
謝无量	蔡元培	蔣恢吾	戴傳賢	藍雲屏	關伯益		

文社月刊簡章

- (一)本刊以研究並刊載關於詩文金石書畫小說及其他文藝爲宗旨不拘門類每月發行月刊一次
- (二)本刊稿件除社員撰述外並徵集海內作家著述刊布之
- (三)本刊刊費除社員擔負外如有同情捐助者除將捐數登載本刊外並依捐款多少贈閱本刊若干期贈閱方法另訂之
- (四)關於政治文字含有時代性攻訐個人者恕不刊載
- (五)承惠稿件本刊有節刪刊否之權但經原著人聲明不願節刪者不在此限
- (六)承惠稿件務須繕寫清楚最好每頁幾行每行幾十字可一一註明原稿如須奉還必須先行聲明並附郵票
- (七)收藏家如欲將所存金石拓本書畫等託由本社刊布者原件經本社照像製版後由郵掛號或用其他妥善方法奉還並贈閱該期月刊
- (八)本簡章未盡事宜由社員會議修改之

編輯部幹事

王陸一

楊天驥

王廣慶

王菩僧

許世璋

杜錫五

苟世瑚

事務部幹事

商文立

劉覺民

徐忍茹

傅瀛

田僑

顧裳吉

尙者爻

文社月刊第一期目次

清何子貞行書一幅

近代吳昌碩山水一幅

發刊辭

處士王君行狀

說文詁林補遺叙(附辨)

肺病易愈法自序

先兄伯子事畧

北魏故處士元君顯携暨元君顯魏墓誌跋尾

晉咸寧四年辟雍頌碑跋

周太尉清河公祖母安定郡太夫人墓誌銘跋

贈杜先生序

重修黑洞記

書法輯要

文社月刊

七

杜錫五

章炳麟

吳敬恒

丁福保

文成邠

吳士鑑

張鵬一

王廣慶

王汝琳

苟世瑚

倦游子

海內見聞錄

讀何大復詩集聯

題黃克強先生遺書

二十年十月小立陵園

題秀山文伯子先生遺墨

前題

滬甯車中口占

壬申中秋月下庭中獨步

寄懷王復初焦作

遊半耕園迴文詩

遊靈隱寺

病愈感事二律

集工部句

失題

秋日獨遊雞鳴寺口號

八

玉泉山人

于右任

同前

同前

蔡元培

顧燮光

謝无量

張鵬一

李元鼎

王陸一

劉揆一

王祺

王汝琳

徐忍菴
湯增璧

陶元鏞

深秋即事

贈劉季平先生

洛水

壬申四月與蘊山前輩同遊龍門

和杜君錫五遊龍門詩并步原韻

同前

苟世瑚

杜錫五

同前

王家珍

文
社
月
刊

發刊辭

杜錫五



吾國之文字。其理至深。其義至密。而其用則關乎國家之治亂。人事之興衰。至大且要。不必言學術之變遷。經史之源流。之大學問。大道理。即以一文一藝之末技言之。亦必關乎世道之治亂。治世之文藝與亂世之文藝比。則必有大不相同者。治世之文或藝。必靜而且和。有安閒之致。亂世之文或藝。必浮淺粗俗。多狂蕩之姿。亦由於治世尚乎文。而亂世尚乎武也。如漢唐之詩文。與五代金元之詩文比。五代金元詩文之浮躁。則不及漢唐詩文之靜穆也。石鼓散盤與六朝之書比。則六朝書之奇怪。則不及石鼓散盤之閒逸也。其餘之文藝。如畫法也。小說也。莫不如是。觀其文藝。皆足徵其治亂。此言其理也。若論其學。無論亂世與治世。欲成一藝或一技。非竭其心力。掬其精誠。不能得也。前代之人難盡論矣。畧以清季而論之。如姚姬傳。方望溪。王漁洋。沈歸愚。王時敏。金冬心。蒲松齡。曹雪琴。陳曼生。鄧石如。吳大澂輩。或以詩文著。或以書畫名。或以金石顯。或以小說傳。莫不洞達今古。通曉物宜。有時雖出之一喜笑怒罵。皆具有補世益人之能也。民國以來。世趨東西之學。人競浮淺之議。由是人心愈趨愈下。將有不可收拾之勢。今海內之士。雖亦有堅持舊學者。無奈滄海橫流。狂瀾難挽。余輩學識謬陋。敢論此哉。然竊聞君子之風。稍讀古人之書。而以古今之變遷窺之。則國家之所繫在人民。人民之所繫在心。心之所繫在道。如無道則世多寡廉鮮恥之民。近於道則正。正則好之者必有樂也。強其所好者亦無害耳。古之所謂道。即今之所謂方

法也。故凡各種文藝。莫不有道在焉。同輩於公務之暇。特欲留意於此。謹約海內聲氣之友。創一文社。每月發行月刊一次。名曰文社月刊。以詩文書畫金石小說爲研究。惟此雕蟲。雖云無補於政治。愛惜寸陰。或可稍勝於樛菴。且本社不立界限。不樹黨援。藉此文藝之興。欲求會友之助。尤望天下碩儒。海內志士。教誨時頒。嘉章相贈。不勝盼禱之至。刊既成。不能無言。聊書數語於篇首。其言之當否所不計耳。

處士王君行狀

章炳麟

君諱焯。字子亮。曾祖瑤芝。清贈修職郎。祖大田。清授修職郎。汝州學正。考五玉。清新安縣學廩膳生。先世本山東諸城人。明初有諱貴者。以總旗爲伊厲王守河南新安寢園。遂爲新安人。君少從父讀。家貧。田不滿四十畝。年十六。卽爲童子師。夜五鼓。猶誦不輟。遭父憂。財用益絀。乃與長兄謀。請自任耕稼。農事畢。猶讀誦如故。季父某。以舉人居鄉。好唐人書。摹醴泉銘。皇甫誕碑。各數百本。君從觀用筆。得其指法。季父喜曰。使爾盡所學。所就豈在吾下哉。年十九。娶洛陽尤氏。產五男一女。及長。男久慶。任耕。君自課諸子讀。爲講詩書春秋傳及唐人詩。誦不上口。譴責無所貸。嘗與次男儒慶。憩桐樹下。卽爲說孟子拱把桐梓義。其因事啓發多如此。清光緒二十六年。歲饑。君督諸子采槐子杏葉野菜以食。而課讀未嘗弛。會八國聯軍陷京師。清帝走西安。君始督鄉邑少年習手臂。備非常。蓋唐時山棚遺法也。明年清帝歸自西安。道磁澗。君覩鹵簿儀物之盛。歎曰。肉食者猶不自悔。國其殆矣。未幾。清廷詔罷科舉。設學校。君命第三男廣慶入縣學習業。後九年。陝西革命軍起。廣慶從。時河南未反正。傳將逮與事者家。良久始已。民國元年。廣慶自軍中歸省。君喜曰。爾學未就。富貴非所望。願能不失爲正人。吾與汝母甘敝衣薄粥矣。當是時。南北交征。君諸子或入官。或避走海外。呼吸不能自主。至十一年。廣慶主新安官礦局。去家近。時君家掌禮卹。兒童多失學。君爲延師。授以書傳。又乞得桑楊槐柳數萬株。偏卹內外植之。鄉人歸心焉。君自入民國。以子仕

官稍自給。家藏金石拓本甚備。而性不樂居城市。不欲廣慶爲縣邑長吏。嘗知四川開縣及開封臨潁。皆救諭去職。十六年。新安兵民鬪。家藏圖史及糧糗衣被牛馬皆盡。君避難鐵門數月。徒步歸視。見邨中伏尸如積。廬舍樹木無完者。潸然流涕。病自此始矣。會廣慶官河南建設廳。就養開封。時摹漢碑自遺。陰雨。即誦春秋傳。然形神衰矣。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七日。病篤。指諸子誦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諸子請申其意。君曰。謂爾輩宜近正人耳。遂卒。春秋七十。君性嚴重。然終身未嘗詈人。叱禽畜。始貧困時。嘗熬豆勃鬪之。豆焦。或取焦粒籠之。欲雜入未焦者。君執不可。曰。以僞濫欺人。心其安耶。晚歲。鄰里有告貸者。必資之。滿其意。里中諸少年聚戲。見君至。必攝衣起。其誠信感人如此。子男久慶。儒慶。廣慶。隆慶。臨慶。女莊。孫男九人。女四人。君歿逾月。廣慶屬爲之狀。近世無議諡之制。君又不仕。然其操行純固。足以表式鄉國。他時郡縣志宜載其事。故書以備采焉。

說文詁林補遺敘

吳敬恒

仲祐先生既網羅說文解字諸名著。而爲之彙成詁林矣。於治許學者之貢獻。疑若無餘蘊。顧先生以爲河岱不遺壤流。舉凡抱殘守闕之士。皆有一得文字者。爲化理之起原。而又爲其奧府。一民族別殊生活之優點。暨其進程。積盈萬累千年載之人智。歷試而有去取。其始簡古無詳言之具。祇能壹皆寄於剗造之單文隻字中。以遺後民。故剗造文字之精意。愈經闡繹。則先民之祈嚮。而爲厥族繁昌之趣緒。愈能章顯。自蒼沮至許君。其年載必倍於自許君至今日。迢邐四五千年之隔。許君尙奮然追求。而有十四篇之作。吾人與許君。猶共日暮。自宜繼續邁進。追求益力。以盡厥奧。所以苟有一義之可通。必搜集無遺。以爲力窮奧秘之助。於是續積四五年之搜求。遂盡羅關係許書之珍籍。復彙爲詁林補遺。其爲卷之鉅。幾如前。烏乎盛矣。許君十四篇之作。互二十有二年。先生附益之。所積之年。前後且倍之以四十。可謂盡心矣。詁林補遺將版行。先生囑如敘詁林者。敘之。吾念備物成器之利。足爲升降於學術。詁林得以早成書。余已備言之。先生之所以爲詁林。且不恤艱苦而盡補其遺者。則無他。一言以蔽之。曰。文字者。化理之起原。而又爲其奧府。吾族先民之祈嚮。而爲其族繁昌之趣緒。其始皆寄於剗造之單文隻字中。許君爲十四篇。即用以追求此趣緒。先生一再爲十四篇彙集爲詁林。亦即冀望吾人皆起而窮追此趣緒之奧。從而盡之而已。則推仲祐先生不廢伊誰一得之苦心。吾將取許君自敘其書之要義。有所商榷。附實於詁林

補遺之敘言中。亦當仁之事也。許君叙其十四篇。莫要於先使人明六書。六書之不明。則造字之精意。莫得而通。而化理之奧府。即末由測窺。故十四篇之先。四五千年之遙遠。雖於解說。剟造文字之書。闕焉未備。然六書之教。早已掌於周官。叙於史志。積世相遞傳。不或失墜。許君亦得資以爲十四篇。因而丁寧於其所爲之敘文。爲之立界說。爲之發凡舉例。無非鄭重之而已。後之學者得窺見剟造文字之蘊奧。能恣所理董。多其會歸。皆由古人鉤稽。而有六書之分類。並皆由許君尋繹。而有六書之定義。然不幸而一字傳寫之譌。遂使轉注一術。在六書之中。受使命而有窮探化理奧府之專職者。止以形體聲義之構造求之。皆以爲不過四象之附庸。而段借之對象而已。沈羶千載。莫可理控。良足喟也。顧亭林江慎修卓哉通儒。曾斷然爲引申之主張。而戴段達者。亦心知其意。然不能不回護譌文。徬徨中途。依違其解。遂令朱豔芑攘袂不平。反致橫決。直侵許君。亦良過矣。不思字體譌奪。皆寫刻所不免。義解可通。尤易因仍。數手傳寫。足謬千載也。此即令良之譌令長。於是引申互訓。皆轉注相受之所有事者。而引申使段借得之。而段借晦。使轉注失之。而轉注亦晦。且轉注失引申。非特失其主要之效用。並令互訓亦多半至無可訓矣。六書之四體兩用。發端於楊升菴經緯之論。而成立於戴東原。此實不刊之定義。班氏所謂六書皆造字之本。誠哉其爲本。四象造有字之字。轉注段借造無字之字。造字庶幾不窮。謂之爲本。似轉注段借。尤無虧於其實。且四象與段借。皆止就言語之所有者以造文字。轉注之展轉引申。並能配合文字。以造文。遠奧妙。向所未有之言語。故引人智至於愈深益密。直深化理之奧府者。即轉注之引申是也。

若以引申爲段借。是舉由義推進。展轉演成之事物。視爲偶然突發。或本不相關之事物。僅比況之而依聲託焉而已。寧不悖乎。尋繹令長譌文。爲引申訴直。詰林兩編。尙皆無其說。此於詰林之一再有作。欲盡得許書之實。以窮創造文字之奧。必有關也。故敢率然以引於端。並於篇末分條附辨之。如妄且謬。亦不敢逃罪也。民國二十有一年四月。

附辨

何謂古人鉤稽而有六書之分類

六書之分類。決非造字之時即有之。造字之哲人止由之而不知。至文字燦然大備。人類積漸亦有學術分類之理智。至早在殷周之際。不知經若干人之鉤稽。爲欲便於文字之設教。故有此分類。如文法之有九品詞。聲韻之有四聲九音。皆爲後世闡演益密之道術。

六書分類之意。欲人先知有專造之文。故首舉指事象形。次知文可複合爲字。故次舉形聲會意。次知利用文字。如盡同意相受依聲託事之能事。而無形之文字。可不造而無窮。故次舉轉注段借。許君教人用六書紀律文字。其序應當如此。班氏藝文志之次第。或相承保氏之舊。許君亦知造字必由象形。一畫又必最先。一畫雖初爲象形而成。然經六書整理以後。則已歸類於指事。一畫既爲先造。故許君移指事於象形之先。此乃整理六書之序。非爭造字之先後。不然。十四篇既立一爲端。而亦云惟初太始。道立於一矣。而六書之序。又首象形。在設教爲矛盾。至於造字次第。即設想有合。亦無大益於設教。許君固無暇顧

說也。

吾人好奇。不妨試探者。造字決非先有指事之方法。逮指事之方法窮。而後再用象形之方法。逮象形之方法又窮。文無可造。乃再造字。以次至於用及假借之方法。整然有序。如今之先定則例。而後編纂也。先民造字。必就厥需要。仰觀俯察。形容比況。多其方法。雜然而進行。先鄭周官六書注。叙次零亂。必不合保氏設教之舊。然先鄭移易其次序。決非毫無用意。或者彼即有試探真正先後之意。彼於方術之古今先後。特別注意。以九數之注。取今有三事。分別次之。即可見也。吾人如依先鄭之次序爲試探。亦殊有理致。雖造字先後。非有大益於設教。然如先鄭次轉注於處事之先。即可見文字初創。於所得字數至少之時。即時便能利用轉注之引伸互訓。爲極多之用。象形會意。僅能形況灼見之一事一物。轉注則並能摶握難言之其他事物。而形定爲可言。吾將曲折闡釋先鄭之用意於後。或不以余言爲甚荒唐也。

一畫爲最先。創造。尙不由於蒼頡。而由庖犧。庖犧之一畫。乃以代天。並以代地。整一畫者爲天。形容天之青空一氣也。一畫有斷者爲地。形容地有凹陷也。庖犧之一畫。象形而非指事。故先鄭以象形次第一。惟庖犧之爲此。非爲造字。乃爲其圖騰。彼取宇宙間最大品物。聚繪於一圖騰。表顯其盡物之智。將易得初民之驚服。至今懸八卦謂可避災。即當時奉其圖騰者。得免於爲人陵侮。相沿遂爲免災之物也。彼取整畫斷畫皆三重之。代表天地風雷山澤水火八大品物。而成八卦。三者言天則窮極高遠。仍一氣凝合而無痕。三者言地則窮極博厚。而終有凹陷。三者言風作之時。天際雲氣破碎。三者言震雷之時。天上灼見

裂痕。三者言山則連亘於上。有谷穴在下。三者澤乃成凹陷於厚地之上。三者言水能引出於井泉之坎。由地之上下。皆有凹陷。篆文象形之水。雖確然原本於坎卦。然象水流行之說。特蒼頡見三而觸悟。故承其文而易其解。庖犧則但知爲上下有凹陷。重險而已。水流不盈。僅言重險而有常。非以水流狀厥文也。如三者言火之虛明。如日月之照於天地之間。篆文象形之火。恐蒼頡未嘗非觸悟於離卦。蓋側三爲出。而側出爲火。皆容易因襲者。庖犧之哲想。自超越於蒼頡。其所謂八卦。已包有象形指事會意之理。特當時書契尙非急要。故未誘其衷於造字。然追本窮原。八卦實爲造字之先行物。所以許君敘述造字之動機。亦就庖犧爲發端。至蒼頡之時。一畫之爲天爲地爲數。已習慣而混視之。（斷畫已因難寫而淘汰。故許君屢指一爲地。）且以此等簡單表形爲易能。欲表顯其能事。方運其匠心。着意於詰屈而成日月艸木等。有如圖繪之象形字。吾說至此。而又欲吾人特別注意者。即言語久在文字之前。爲世人所公認也。未有日月艸木之字。久呼晶晶者爲日。圓缺者爲月。離離者爲艸。亭亭者爲木。不待言也。其時且有旦有暮。有明有幽。習於人口。又不待言。而且日升於東。而沒於西。呼爲一日。月缺而圓。既圓復缺。累積多日。呼爲一月。自亦在文字之前。此等語言。皆急急有需乎文字爲記述。因而既有一畫可象天地。又已造日月艸木之文。自能置日於一之上。謂即日出於地爲日。置日於艸間。謂日將入地爲莫。而古文亦即合日月爲明。皆順理成章。發生於自然。此若日若莫若明等之會意字。在天地日月艸木少數象形字成立之後。即緊緊隨之而成。必非鑿空妄說。故先鄭以會意次象形。以日之一次經天。引申爲時日之一日。以

月之一次整圓。積合多日。引申爲歲月之一月。此又順理成章。有自然之趨勢。但指日出一次爲一日。其事徑。積合多日。指月之整圓一次爲一月。以月代表此積合之多日。其理曲。倘或被疑爲月出一次。不能無此顧慮。儘可別作一字如①。謂是圓月。而坦然無所顧慮者。則義可引而申之。已誘厥衷也。且當時取日加於一上爲旦。取日入於罍中爲莫。其事亦徑。合日月以爲照見之明。其理又曲。因日月相合。可別有取義。不必能悟爲止取發光之一義。所以既造之後。旋即不安。而取月照窗櫺。成字爲明以爲較易意會。至明字相反之義。爲幽爲晦爲冥爲昧。呼於口者。亦必已久。因形聲等之方法。最初尙未悟得。故久無一會意之反面字。可與明字相配而適合。因此知必有一時。并明尙未有明闇之義。皆以旦暮引申爲用。且之本義爲日出之時。引申則爲明照。故許君並解旦爲明也。日月光華。旦復旦兮者。謂光明又光明也。莫與冥昧皆聲轉。故荀子昏莫。注謂闇也。引申明匿而不見。無異一物無所有。故莫轉之於無。至今仍謂無爲莫。用旦爲明。用莫爲闇。必流行於最初之一短時。若明之會意字。造成亦必極早。既有明字。且可引申爲明。明亦可引申爲旦。所以常用明日代旦日。此引申明照之義。爲日出之時也。故後相習互呼。昧且可言質明或黎明。平旦可言平明。彼此引申而互訓。皆轉注之事也。且旦而伐。旦又引申爲時日之日。明作大明。亦引申爲日月。皆所謂建類一首。同意相受也。建說文立朝律也。有規定之意。受付也。與今言授同。有付託之意。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者。猶言規定每類之字。歸一於首要之義。凡同首要之義者。皆可互相付託以其義。首要之義。猶言最大意義。亦即今人所呼爲廣義爲是也。（本義猶今人言狹義）同意

者。可付託以其義。同聲者。可付託以其事。同意相受。依聲託事。爲受爲託。取義一也。狹義日者寶也。太陽之精。月者闕也。太陰之精。且者日出於地之時也。明者照也。廣義則日月且明。皆放光之事物也。同此廣義者。故明可付託且以明照之義。且可付託明以日出之義。且日可付託且以時日之義。日月並可付託明以陽精陰精之義也。有引申互訓之轉注法。文字之爲用。乃由此而博。一明也。由照之動詞。轉爲光明之狀詞。爲日出時之名詞。並爲如大明等有明之物之名詞。從而目睛有見物之明。即轉睛爲明。子夏喪睛。謂爲喪明。猶乎長由時間悠遠之狀詞。轉爲空間長短之狀詞。長則優越。又轉爲少長之狀詞。優越者共戴之。又轉爲首長之名詞。皆從廣義相受。明之廣義爲有光。長之廣義爲伸而不訕。同此廣義者。先可自相付託也。且先引申有能自相付託。然後可與他字互相付託。互相爲訓。如長引伸爲首長。於是釋詁首長皆君也。又與首君相互訓矣。如其各字皆止嚴限於狹義。尙何能互訓之有。互訓既同。贊戴段爲轉注之的解。如何引申又認爲段借。無形之字。孳乳而寢多。正轉注獨一之任務。此理俟下文詳言之。又引申之妙用。如用喪睛以狀目盲。不如用喪明狀之爲圓滿。因其能兼喪睛目盲兩義俱顯。尤能摶握含義之周匝。因此引申而得含義之周匝。遂逐漸形定而增優美之語言。所以至於晚近。引申之作用。愈繁複而愈臻神妙。引申一術。實爲語言文字進化之中心點。爲中外之所同。下文亦當再言之。如以上喪明之舉例。本非古初之所有。特所謂且明也。明亦作且日用。有且。有明。即早相轉注。轉注方法。必緊隨會意而發生。非妄想也。故先鄭以轉注次會意。由日出於一。日入於中。等之徑直會意字。再進而造日月爲明。

等之稍紆曲者。或早初亦能又進而造止戈爲武等之尤紆曲者。（至於人言爲信。不但形聲之法未有。而且用意過於深晦。必起於較晚。）再加以習慣於轉注之推理。於是意境且爲深造。同時正在造作之象形字。由簡單之日月艸木。造至繁複之魚鳥馬鹿等等。必反感覺繪形爲苦。繪意較易。因而推用日在一上爲旦。大在一下爲天等之便法。試加標誌或一或·或丨。置於一上爲上。置於一下爲下。果然亦得用字者之同意。當時亦止以爲與天日之法相同。別無差異。逮後分類之人。其智較進。遂有成文者相合。爲會意之字。不成文者相合。爲指事之文之分。即所謂進而益密之道術。既造上下。即天垂象。川代日月星之示。三者天地人。三畫而連其中之王等。亦因需要而次第即出。其呼之即出之故。皆因已有會意之連合法。又習慣轉注。而富於造意。助成之也。若夫最簡單之指事。如丨·之類。必與一畫等。當然成形極早。然取象不定。初不爲文。用爲筆畫之材料而已。如一可以代天。地。代數。而一一·置於一之上下。僅爲標誌。丨可用爲日月星。又可用連天地人。即一二三三。以天地人作平形。日月星作直形推之。當亦常作丨川日川。爲平爲直。初未固定。逮其固定。必在稍後。所以指事自然爲初文。但簡單筆畫。固定爲某文。或且轉在上下示王之後。有可猜想也。故先鄭以處事次轉注。初造文字之艱苦。由象而意而事。穿鑿附會。展轉經營。必至於智笑而愚駭。甲贊而乙譏。縱臨以君相之勢力。亦不能以不易瞭解者。強人記認。故最初文字之孳乳。爲數之少。可想而見。人類在書契以前。積漸發達之聲音。用以表形達意別事者。已多至不可勝數。造字之初。率然欲壹皆以形爲象。原爲未之深思。逮後遇阻難而進步。至以已成之各文。

會合其意。以可書之筆畫。指說其事。以爲可迎刃而解矣。豈知仍遠不能遍盡達意別事等。言語所能作之聲。然當文字粗立。必已能使用少數初文。揭露萌生之庶僞。民已稱便。於是急切則智生。又得一天然演進之方法。即如今日識字不多之人。欲強爲書札。不得不書寫別字。但取其聲。以爲湊合。當時有人爲此。蒼頡初必莞爾。然知非特無從禁止。亦且大可利用。故如一互也。本爲氣出遇阻也。古文乃以爲亏字。又以爲巧字。許君僅隨便舉例。實則鐘鼎又嘗以爲考字。於是且本爲薦。即借爲祖。白本爲西方之色。即借爲伯。諸如此類。許書不暇舉例者。且不可勝數。故吾又敢爲駭人聽聞之猜想。恐多半形聲字。其所取譬之聲。其始皆曾直借爲今字之用。如江河在最初。或曾徑借工可爲之。故至象形會意處事皆經小試。覺非甚易而已造之字。適多有可同之聲。利用以應急。自然必生段借之一法。故先鄭以段借次處事。然以且爲祖。以白爲伯。而且僅僅一互。至以爲亏爲巧爲考。究嫌易於牽混。吾想必因會意之字。有設豐於神示之前。爲事神致福之禮。禮即讀豐。加四於馬旁。爲一乘之駟。駟即讀四。當然能誘其聰明。對於互之爲亏爲巧爲考等。段借太多者。嘗試而加一加二加老。使小生分別。音仍壹皆讀互。似較徒借而全不加別之爲愈。此法一得。覺雖無會意之周密。實增易造之自由。其始必企圖多造會意兼形聲之字。若禮駟之類。後因經營不易。加不於且爲祖。加人於白爲伯。覺已儘夠分別。於是江河等六七千之形聲字。實占許書十成之六七者。雖經蒼頡手造者必爲少數。然按其法而數世相繼。日增月益。必歷唐虞夏商而已大備。所以有形聲一法。造字之困難盡解。造字之大功。亦以告成。且後世苟欲添造新字者。僅能限於

形聲一法也。至於今日。不必增造象形指事之文。必遭人驚怪。即造會意兼形聲之字。造最讀尺。爲一公尺。謂合古之三尺。人且啞然。不如粃之讀米。得多數之贊同。故先鄭以諧聲爲六書之殿。其意止表示諧聲由段借而生。吾人亦可以爲諧聲一法。實爲造字登峯造極之善法。不可因抑於其末而易之。

何謂轉注一術。在六書之中。受使命而有窮。探化理與奧府之專職者。止以形體聲義之構造求之。吾於未加詳論以前。必複引吾序與吾注已陳之要言。鄭重丁寧之。而後吾說乃一一而抽出。貢獻其意之全。非敢煩瀆也。序有曰。四象與段借。皆止能就言語之所有者。以造文字。轉注之展轉引申。並能配合文字。以造玄遠奧妙。向所未有之語言。故引人智至於愈深益密。直探化理之奧府者。即轉注之引申是也。注有曰。先鄭次轉注於處事之先。即可見文字初創。於所得字數至少之時。即時便利利用轉注之引申互訓。爲極多之用。象形會意僅能形况灼見之一事一物。轉注則並能摑握難言之其他事物。而形定爲可言。注又曰。建說文立朝律也。有規定之意。受付也。與今言授同。有付託之意。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者。猶言規定每類之字。歸一於首要之義。凡同首要之義者。皆可互相付託以其義。首要之義。猶言最大意義。亦即今人所呼爲廣義者是也。（本義猶今人言狹義。）同意者可付託以其義。同聲者可付託以其事。同意相受。依聲託事。爲受爲託。取義一也。注又曰。無形之字。孳乳而寢多。正轉注獨一之任務。注又曰。因引申而得含義之周匝。遂逐漸而增優美之語言。所以至於晚近。引申之作用。愈繁而愈臻神妙。引申一術。實爲語言文字進化之中心點。爲中外之所同。

綜右複引之數說。不惟於事實上。自荒古以迄於今。確然不誣。即許君亦曾親以此說相詔。決非吾人憑空之肌想。其後敍有曰。其建首也。立一爲崑。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同條牽屬。共理相貫。雜而不越。據形系聯。引而申之。以究萬原。畢終於亥。知化窮冥。此即謂取指事象形形聲會意所造成之文字萬數。編次爲此書。其法則各立部首。以一部爲發始。而畢終於亥部。以義相次。如自人以下六十二部皆言人。自豕以下二十部皆言獸。此方以類聚也。又以形相次。如耳臣以下七部皆謂人。而不與人部類列。燕尾似魚尾。即在魚部後。不與佳鳥相次。此物以羣分也。承類聚而言。字既同義。則如由木生枝。由枝生葉。自然條理相聯貫。此同條牽屬。共理相貫也。承羣分而言。如言人者六十二部。而儿爲古文奇字人。而不與人部相繼者。以自兒以下十八部皆從儿也。本以義相次者。必要之時。又以形相次。所以重形者。後漢字形譌誤。欲矯其枉也。若固執於義。如玉篇壹以義相次。於其不能以義者。皆歸之篇末。遂散亂無紀。乃見據形之妙。此雜而不越。據形系聯也。於是合五百四十部而通言之曰。讀者得此萬數之文字。又經十三萬三千餘字之說解釋明之。已可以究萬原乎。則未也。必又當引而申之。始足以究萬原也。如其能引而申之。以究萬原矣。則得此立一爲崑。畢終於亥之一書。可以知化窮冥矣。吾竊取其說。而曰惟轉注之引申一術。能直探化理之奧府者。乃言之使較具體耳。猶夫許君之志也。六書之分體用。吾敢承楊升菴戴東原等之說者。決非漫然信之。因思班氏稱象形指事會意形聲爲四象。即謂皆有迹象可象。所謂形體之事是也。必爲相承之古義。又決非好爲立異者也。通十四篇之形體。說解不出於四象。偶有西朋等數字。說

明段借之由。然其字西實爲棲。朋實爲鳳而造。爲象意象形之字。並未執有段借之法造之。而四象之外。獨欲屢出一轉注。謂於形體亦有關係。此自然於左回右轉等之野言。人知其非者。不必再論。即無論謂爲補助。如考老相爲表裏之類。謂爲減母。如老省履省之類。即謂爲說明。如凡某之屬皆从某之類。終之一涉形體。即無有是處。倘指事象形聲會意轉注。五事皆言形體。宜令班氏並稱轉注爲象轉。或曰象注。才足以解吾之惑。否則五者既性質相同。獨稱名在轉注爲特別。反與段借爲一例。決無如此之畸形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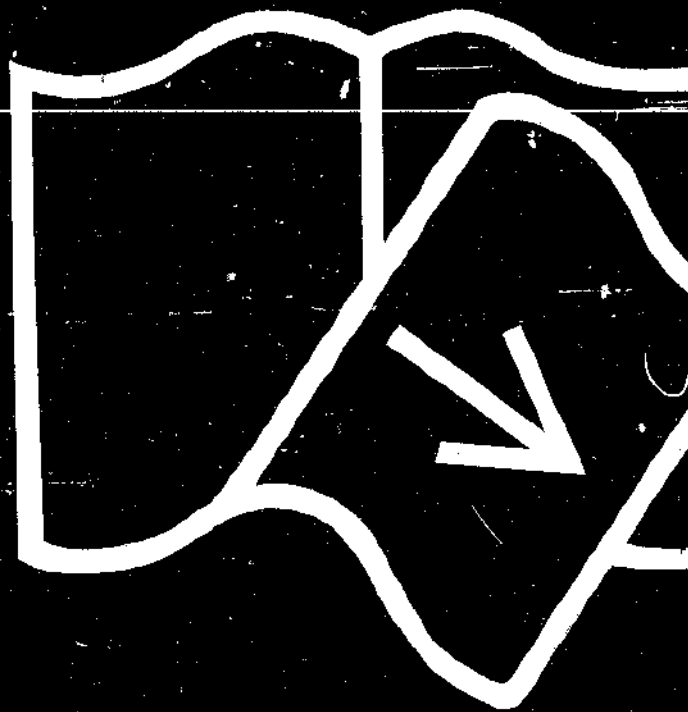
形體之外。有操用可無窮之法。以不造字爲造字者。實有二事。引申與段借而已。互訓猶不與焉。以引申段借。補造字者。造不勝造之窮。二者自爲形體之四象外。不可爲一。不能有三之要術。何謂形體之四象外。止有引申段借二要術。而互訓猶不與者。因互訓雖對於時地不同。字有增造。亦有相對之要求。但互訓爲各時地增造之同義字。止居不重要之地位。且爲簡單之地位。因既經字書之說明。老考也。考老也。裼但也。但裼也。即已無餘蘊。且未嘗加增無字之字也。無需別立一法。謂足補助四象。惟一經引申。則一長也。字書止能存其久遠之本義。而引申爲長短。又引申爲少長。又引申爲消長。爲首長。於是長修也。修長也。長大也。大長也。長增也。增益也。益增長也。長上也。上長。又君長也。一一當訓。亦且紛紛相互。而無形之字。亦大增加。如此則互訓者。幾不過爲引申之產物。幾乎無引申。即無互訓。故互訓實爲引申之附庸。應相隨引申。同爲以不造字而造字之一大方術。豈可反令引申爲段借之附庸。而謬自獨霸於轉注。此轉注一法。必當以引申居之。乃爲合理也。四象止能占領人生簡要之事物。惟引申爲能占領一

切人生繁蹟奧妙之事物。如謂占領一切人生繁蹟奧妙事物之引申。僅壹歸之於段借之偶然。爲依聲託事。了無深意之段借。不亦滑稽之至乎。此又萬萬不能不以引而申之。以究萬原之要術。使之正位於轉注。四象以造字爲造字。爲造字立其體。轉注段借以不造字爲造字。其用將可無窮。此四體二用之分。出乎自然。無絲毫強生分別之嫌。何爲不造字之二用。不造而造。即非造字之本。何爲反譬其彌近似而大亂真。

轉注之屏絕引申。而紛紛多立曲解者。止坐未知令長有譌文。皆謬算回護許君。故多其周章耳。吾爲此詳注之動機。祇欲說明傳寫令長。大約在漢末傳本。即生譌誤。故魏晉以來。皆據譌文相遞傳。迄今千五百餘年。無人能破此魔障。然令長之譌文。辨之極簡易。至於因此譌文。將所有轉注之界說。轉注之名義。轉注之例字。皆受曲解之影響。膠固混亂。若不先加爬梳。不能使引申正位於轉注。將令長之譌文。雖經指出。亦無足起信。且所謂彌近似而大亂真者。亦實有其事。所有在形體上作繁蕪深密之鉤稽。爲強固之主張者。最足以炫亂一時。必盡抉其謬點而廓清之。庶足以還許君之真。若夫多數淺膚之見。無論就形就義就聲。以立說。一覽可知其支離者。則可畧而不論焉。故繼此先將推論者。有如左方。

一曰轉注之界說。即所謂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者是也。於類於首。於同意。大都有異說。吾所謂建。立朝律也。有規定之意。受付也。與今言授同。有付託之意。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者。猶言規定每類之字。歸一於首要之義。凡同首要之義者。皆可互相付託以其義。如是云云。相以許序之句例。解許義耳。或解一首之

首。皆有取乎後叙其建首也之首。余不取者。彼首謂部首。在此爲不合。且不深辨。即取建首之首爲此首。則一首之一。必爲狀詞。猶言建類於一首。則參證前叙接近之處。於許君所有相似之文句爲不合。接近相似之文句凡三。一曰依類象形。二曰比類合誼。三曰建類一首。依類象形者。猶言依據每類之物。肖象其形體之似也。比類合誼者。比密也。猶言密切每類之事。合成其意義之當也。如密切定功戡兵之事。取止戈合成武字恰當之義。密切誠之事。取人言合成信字恰當之義也。故有謂比類乃指武字。合誼乃指信字。無論止之與武。無從爲類。其謬自見。而於許君造句不合。及六書諸例字。未嘗分解。尤不當也。依此二例。故吾於建類一首。有規定每類之字。歸一於首要之義之解。首解首要者。秦誓我誓告汝羣言之首。孔傳謂衆言之本要。孔疏謂告汝以言中之最要者。而宋人如蔡傳。且謂首之爲言第一義。即與吾所謂最大意義者。恰相似矣。羣言之首。正即此一首之首。戴記祭義鄭注。報氣以氣。報魄以實。各首其類。亦即言每類各有其首要。報氣則以馨香虛氣爲首要。報魄則以黍稷實物爲首要。合類以言首。足見爲漢末學者相習之慣語。許君作叙。如是言之。鄭君注禮。又如是言之也。同意者。謂同乎字之意義。此同意二字。絕非說文全書各字下諸多之所謂同意。彼言造字之法。用意相同而已。非言彼此字義相同也。否則衰與衰同意。謂衰衰可以互訓。豈不使人絕倒。受依說文訓付者。非止意相付。事相託。取其正相符合。而且以爲相付猶言相灌注。付與灌注。皆言各字彼此自動。而以其義施之於他。絕非謂各字被動。而承受他之所施也。固然有施者。自有承者。然施承混。則就已成之事實言之。互訓即記錄此事實。故互訓不



原件短缺

轉注之例字。非如四象之例字。隨舉或上或下。皆指事。或日或月。皆象形。此必兼舉考老。且側釋之。乃可成例也。考老者。蓋言考可逖。逖考字首要之義。與老同者。灌注而付於自身。使轉而爲老也。而老亦可逖。逖老字首要之義。與考同者。灌注而付於自身。使轉而爲考。此則自在言外。所謂相受者也。煩言以明之。必當曰。轉注。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考是也。今不如是言者。例字限於二字。句較整一。且讀者不忽於相受之相。自知考老外尚含一老考。許君爲界說。一字不苟下。轉注之受爲相互。段借之託爲偏面。爲受爲託。雖付與之意正同。正其相互與偏面。即轉注段借之分。此又可見許君說明二書分別之微旨也。

考老。晉書衛恒傳作老考。以爲應當順序言之。諸儒皆不從者。止以爲說文傳本。及玉篇切韻所引。徐鍇鄭樵所釋。皆作考老而已。其實許君不作老考。特作考老者。正恐界說之一首。與部首易混。若作老考。必有人誤解。爲有如考之在老部。不然。老考順序。自尤愜也。老訓考。考訓老。此引而申之。而轉注焉。乃必得之結果。故互訓特爲轉注之附庸耳。若互訓即爲轉注。惟一之主體。爾雅一書。即言轉注。然即如哉之爲始。令之爲善。此類居爾雅之大部分。哉令皆經才良之段借。託之以事。而後始得爲注。其絕不能互訓甚明。如何以爾雅義注之事。輒括而爲互訓之事。復以互訓括而爲轉注。惟一之事。一方避離引申。一方張大之。以爲重要乎。轉注者。引而申之。是其惟一之任務也。故必先有同字之轉注。而後有異字之轉注。同字似偏於引申。似轉之義多。其實轉則斷無不注。轉即所以備灌注耳。異字似偏於互訓。其實注惟灌注。義既相互灌注矣。自然得而互訓也。（轉注之注。初非如後世所謂注解。然後世注解。則導源於

轉注之注也。考老二字其同一首要之義。則年多是也。考之狹義則爲因年多而可慶。老之狹義則爲因年多而可嗟。如考曰考終命。考終命雖在九五之福。已次於壽。然得人稱之爲皇考。爲皇祖考。而後終命焉。亦可謂差強人意之福矣。故偏重此義而遂徙。又得引申爲成。若同一就年多別有偏重而遂徙。則覺非至相當之年。不足言考。其去終命也無幾。而可嗟之義亦已躍然如見。故考終命之在九五福。猶不如壽之尤可貴。壽故訓久。乃不限期頤。有可彭篋者也。老者衰朽也。人毛變化爲白。已至七十之年也。所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是興嗟也。但偏重七十。就年多中之別義而遂徙。以爲得頤壽考。稱曰古稀。亦以七十耳。曰二老天下之大老。曰五更三老。皆傲然而轉爲可慶之義矣。故吾前謂止需遂徙其自身公有之廣義。就其中以分分量之輕重。注射於自身各個而付之。所付某一部之特性重。則每個之狹義亦成。老有老之老。亦有考之老。考有考之考。亦有老之考。老之老。乃可嗟之老也。多付以年多中以多爲貴之特性。則變爲考之老。即變可嗟爲可慶也。既變爲可慶之考。自即與真正之考。相互訓矣。考之考。可慶之考也。多付以年多中漸近終命之特性。則變爲老之考。即變可慶爲可嗟也。既變爲可嗟之老。自即與真正之老。相互訓矣。故吾又曰。無引申。即無互訓。吾之反覆重言以申明之者。不得已也。但引申固爲轉注之主體。無引申。即無互訓。此指同字轉注之爲本。惟同字轉注矣。即隨而發生異字之轉注。隨而發生互訓。如老之老。引申爲考之老。老即與真正之考互訓。如響隨應。不可分離也。且引申不能自顯。而必由互訓顯之。如久遠之長。引申爲修廣之長。實則由引伸而變性。此長已非彼長。無異二字矣。然曰長長

也則不詞。故必云長修也。得異字之互訓。乃豁然呈露其引申之義。故互訓雖爲引申之附庸。如軀體之與靈魂。無軀體。亦即無靈魂。所以並可言無互訓。即不知有引申。引申爲轉注之內容。互訓爲其外表者也。特不可僅以互訓當轉注。避離引申。則皮不存而毛將無附矣。

四曰以形體釋轉注之謬。以形體釋轉注。其著者約有三派。一派立於江長庭氏。謂五百四十部爲建類一首。凡某之屬皆从某爲同意相受。一派立於曾滌生氏。謂轉注之字。大抵以會意之字爲母。亦以得聲者爲子。而母字從無不省畫。一派立於黃先生元同。謂會意會一字之意。轉注會二字之意。凡某之屬皆从某。是建類一首。某與某爲同事。乃同意相受。江派太幼稚。朱豐芭氏等尙與爭尸部有橫人之尸。有屋宇之尸。水部有地事。有人事等。殊爲過費唇舌。吾止欲以一言告江氏。果如其說。許君舉例。必曰轉注一元是也。何得不倫不類。雜及於老部。及於老部。又不曰老耄是也。而必舉考老。此灼見考老之舉例。必別有其故。非江氏所指五百四十部云云之簡單也。故條駁江氏者亦已甚多。此可節約篇幅。存而不論。曾氏之說則較進。故汪衮甫氏張之。謂即以改字爲造字。詬戴氏體用之說爲野言。吾初亦曾多所指駁。以正其謬。後乃頓悟曾說之必不成立。即不幸有一字之例外。遂爲其致命之傷。老部七十曰老。八十曰耄。九十曰叟。老耄叟三字相承爲義。終不能更立異說。耄實母體从省。所謂改字者也。耄則子爲省聲而已。省聲汪所不認爲改字者。母體則未省未改。則何說耶。故吾即盡乙毛細之爭。不願再費紙筆。至汪於段借。亦認不造字爲造字。造字既可。不造字。則不造字之造字。再多一轉注。亦何害。六書皆造字之

本。故野言汪亦言之。並可不必與爭。惟黃先生之說。鉤稽極細密。條理極繁複。即先生所謂彌近似者。故日人高田忠周張之。近蔣善國氏作中國文字之原始及其構造。並爲之發揮盡致。兩氏自別有企圖。但見在文字構造上有新奇之可喜。即不恤任其接近於野言。未如黃先生尙立有畔岸。黃先生堅執六書皆造字之本。乃其致誤之源。雖彼視段借。亦似不能不原諒。或可許其以不造字爲造字。而對轉注則期期以爲不可援例。故遂入於殭局。不能不展轉遷就。從而以一首爲部首。又謂不可限於一部。惟凡某之屬皆从某。文字曾充部首者。即有凡某之資格。雖入他部。仍不害其爲一首。從而援許注某與某同意。本謂同造字之意者。謂即同轉注之意。從而凡遇許書之不合其說者。即指有譌文奪字。偶有譌文奪字可也。動輒有之。已見其過甚。其父攘羊。其子殺人放火。且從而引起高田氏屢指許君隸部之不當。黃先生所謂譌文奪字者。如謂考下奪从𠂔。曳下奪从儿。孝下从老省。以子承老。爲从考省。以子從考之譌之類。高田氏指許隸部之不當者。如謂王下誤引孔子一貫三爲王之說。王字應隸工部。美字應當爲部首之類。轉注之爲一書。久在許君之前。倘高田氏等別有新義。儘可自由以轉注爲何解。爲之別立界說。何必承用許君之界說。而又曲解之。從而以許攻許。指駁許書。則何爲者。然已說能無矛盾。尙可謂言之成理。足爲許君之諍友。無如已說動見矛盾。謬誤自己極顯。當又畧引而正之。以見以形體釋轉注。縱極鉤稽之能事。終爲不可通。如黃先生謂上下二字皆从一。建類一首。意亦相授矣。但因上下一上一下。義之出乎意者。不無差別。故屏之不入於轉注。此實雜援他書爲轉注。黃先生治學。向有畔岸。故不肯武斷。然

矛盾以起。因从比之爲轉注。一則二人爲从。義通於从。一則反从爲比。義顯差別。則又以爲耦俱相從之義無不同。而爲之彌縫其失曰。所謂同意相受者。不必同義也。同義者字之本義也。同意者造字之會意。但是上下之一上一下。與从比之一反一正。造字之意同矣。向嫌義尙差別者。又謂不必同義。去取究用何標準。此其一也。然猶可曰黃先生所謂同意。純粹指造字耳。但何以又終不能不稍損其畔岸。於上篇屏上下而不列轉注者。於下篇又盡以𠄎𠄎𠄎之象形字等。謂爲一時並作。初無先後。皆用轉注之法。則上下寧非一時並作。初無先後者耶。所以蔣善國氏不加一毫客氣。直援上下𠄎等。均爲轉注。已全忘上下。即指事界說所謂視而可識。察而見意是也。𠄎𠄎𠄎等。即象形界說所謂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是也。若盡使建類一首。同意相受包辦之。則彼兩界說可廢棄矣。而於黃先生自爲之說。謂會意諧聲。生於象形指事之窮。而轉注段借。又濟其會意諧聲之變也。亦相衝突。蓋𠄎手列左而向。𠄎手列右而向。即令孺子畫成其物。必立成此隨體左右之詰詘。寧謂象形已窮。必請轉注超越會意諧聲。應濟之職。而直濟之乎。此陷於矛盾之不可救藥者。其屏上下之一時並作。謂異於𠄎之一時並作。猶矛盾之小焉者。此其二也。黃先生解說考老之關係。過於詳密。如謂老則髮化於外。考則气𠄎於內。七其毛者。以其气之𠄎。𠄎其气者。以其人之老。相爲表裡者也。此即所謂體分兩文。轉注之定義也。然所得止考老闕閑臾。曳數字。自舉爲最合例而最純。餘則自認有缺憾。然又謂表字下云。與衰同意。其字皆从衣。爲建類一首。衰之𠄎。轉而爲衰之求。爲同意相受。此與考老轉注之例最合。而明箸之說文者也。先生

所謂最合者。豈謂求之毛。可代草之莖。毋之莖。可代獸之毛。足以相爲表裏者乎。不然。先生最純之條件。必造字之會同意。本義同。引申義亦無不同。衰喪則本義引申義。無一可同。而又稱其最合。則又何耶。此其三也。約舉此三端。已可洞明其說之不可通。不必更盡毛細而爭之。若夫蔣氏之術。本自言其新法之構造。爲新奇之探討。而非求合於故訓。其誤不足相責。彼於許書。實亦主張不求甚解而讀之。故許篤仁氏謂一首爲一崙。並未指明一崙者即許君後敍之立一爲崙。蔣氏貿然爲補其缺。如是則立一爲崙。畢終於亥。又增新解。又如彳于爲象形。明箸說文。蔣氏則指爲會意。亦立異說。諸如此類。足見彼惟力求新發見。自成其一家言。本不範圍於許書也。似此者。均可無論矣。

何謂字體譌奪。皆寫刻所不免。義解可通。尤易因仍。數手傳寫。足謬千載。此即令良之譌令長。

許君作注。實用當時之文字。故若愁憊之類皆惠也。許書都作憂。似此者。不一而足。知皆爲許君釋以隸書。使人易曉耳。而作叙亦用隸。更不待言。今存之漢石。如夏承碑。良作良。校官碑。長作長。或草稿省略。良如闡良印。可作良。長如長生未央瓦。可作良。良長良良。傳寫皆易致譌。在漢末傳本。若有一本譌寫。經遭喪亂。或此本獨存。從此傳寫。令良遂永爲令長。十二例字。同一資格。粗忽觀之。無不謂然。若以爲考老令良。亦應當對舉。令長自勝於令良。且令長熟於漢人之口。幾如上下日月江河之同其普通。令長既傳譌。豈復有令良之餘地。至今無一人爲之控譌。寧心知其非。而又含忍之者。即令長之資格。不易推倒也。即朱豐芑氏之悍然宣戰。亦不願搜索而及於沈寂之令良。而止代之以朋來。復歡迎令長。以之實轉注。令

長之魔力亦大矣哉。但吾已前言之矣。上下日月江河。因指事等偏於形體。易得重要普通之適例。會意即止能雜取武信。猶幸皆能取古人所已言。亦算諄諄而有詞。而於轉注取考老。今則自亦熟習於人口。在當時實爲不見經傳。又從不並舉之兩字。此實限於轉注言義。又常相關而側注。欲就兩字自爲說明。故止能就自爲之說文解字一書中。擇互訓之容易注目。而爲考爲老。又爲人事之大端者。遂於浩如茫如。全轉注之中。取此兩字爲例字。未嘗不躊躇審顧。去取盡心者也。果然積久而熟習於人口。人亦視爲天經地義。應取此二字矣。至於段借之困難。自更不待言。段借者。本無其字。借他字爲之。凡字在表面。皆各有其自身之義。若舉兩不相關之二字。不能自相說明者。細思之。人而知其不合。在說文未嘗無朋來數字。曾畧明段借之由。故朱氏欲許君取朋來爲段借之例字。而許君不取者。吾以爲許君或正恐朋來數字。似皆由意而推。易使人誤認爲引申。則轉注爲淆。實則此數字之由意而推。所推止爲借義。如朋者鳳也。不過借鳳飛羣鳥從者萬數。借推而爲朋攢之羣聚。非謂人之朋攢。乃學鳥之羣從而。若令之發號施令。視所發施之號令。引申爲律令。其爲柄律令而發號施令者。引申爲令尹。皆就一義而引申。無發號施令之事。即無律令。無需乎柄律令以發號施令。即無令尹者也。此與朋之借聲畧借義者。大不同。借聲是段借之能事。借時兼有借義之慾望者。乃人類好求相關之通性。如今人譯電話爲德律風。借聲而已。風不取豐者。亦少明電話之無形而入耳。有若風之颺耳也。又譯冰麒麟。或改冰激淋者。冰爲譯義。麒麟激淋。皆借聲。激淋風行於近日。亦少明其自器旋轉。冰水淋漓之意也。古今人之用意。豈相遠哉。故

朋來數字之外。許不言者。如爲猴也。借爲作爲之爲。亦畧取猴之好弄耳。諸如此類。舉之不勝舉也。許君之意。轉注言同。必有其所同。段借爲託。必舉其所託。考老令良皆側舉。言考則老其所同者。言令則良其所託者。令良古音必尤近。令爲使令。良爲良善。其言語早在文字之先。惟令爲會意字。造之在前。良爲形聲字。造之在後。當良之未造。凡說善意而用良聲者。託令爲之。凡借字。有借字獨行。而本字反改造者。如許君所舉之西朋來韋數字。如今日習用之我爾爲焉諸字皆是也。有借者已造本字。借字即還其所借。絕不復借。如爰爲古車轅字。轅出而爰即不借爲轅。有借與所借。在增造後。永兼行者。即如令良是也。此類亦繁不勝數。故欲舉一借字。與一本字側舉。爲段借之例字。於繁不勝數中。擇取其二。亦非易事。幸而漢人習慣。於義有相關之兩字。常舉一而易明其二。所謂相關者。不拘於互訓之轉注字。正即所謂爾雅之凡可釋注之字也。故如常之段借字。與恒相關者。又如嚴之段借字。與莊之段借字。兩段借字之相關者。皆舉一而知其二。因漢之言諱。諱聲不諱義。非如近代諱立作元。不諱聲也。故文帝名恆。遂改恒山爲常山。明帝名莊。遂改莊光爲嚴光。於史記引尙書。欽若昊天。徑作敬順昊天。方鳩僝功。徑作旁聚布功。尤不可勝數。想當時爾雅皆在學僮時熟諷。故記互訓語。有若數家珍。不煩躊躇也。故欲擇一段借之字。與非段借者。如常恒之類。甚易得人瞭解也。所以擇及於令良者。許書引令爲令善之義者。止人部俶字注。俶善也。詩曰令終有俶。一曰始也。訓俶爲善。雖接近於鄭箋之訓厚。然厚善自有差別。善之一義。必爲許君所承之古訓。取以隱析毛傳始也之義。置始爲第二義者也。所謂五經無雙許叔重。許君於詩。

必尤反覆沈潛於其中。定段借之例字。在既定轉注例字以後。而於擇定段借例字之際。必以爲段借與轉注。例字皆當有相關之條件。爲同爲託。側注相同。取轉注考老之例字。反覆吟味。自有此步驟。考之最易感觸者。必爲考終命。由考終命而連帶及於令終。皆爲人類連帶感觸。必有之通性。故後世朱子釋詩令終。徑以考終命釋之。旣及令終。當然卽有試就令字擇取之意。於是專注意於詩。由旣醉之篇。上溯之於角弓。則所謂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瘡。卽緊接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於已斯亡。上節用令。下節用良。止適於韻而變換。用之如一字也。許君或猶恐本此爲孤證。更上溯而讀十月之交。復言四國無政。不用其良。以良與行常臧爲韻。緊接燁燁震電。不寧不令。以令與崩陵懲爲韻。（有人謂令字古無與蒸侵韻者。眞警說也。）又二字適於韻而隨便互用。用之如一字。至此。因考令之連及。而得令良之適例。猶不擇取爲段借之例字。究將何擇。當傳寫之未誤。凡接近許君之學侶。必一見卽知爲令良者。卽託令以良之事也。惜此曾睹未誤之本者。又未及口相授受。以存此眞。誤本行而無人糾正。遂傳譌至今。連帶及於轉注之紛起曲說也。令長之斷不能指爲段借者。於上文已再三言之。今又略加辨正。令爲發號令。乃上對下之詞。韓退之氏所謂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行君之令。則失其所以爲臣。彼未有意解釋字義。而於製字之精義實合。可見行令之人。下特奉之如令耳。非奉其人也。其人居於令位。而不能令。失其令職。卽無復成令。人亦將不令之。又其人已不居於令位。雖前爲令。今則無復爲令。此引申之微旨。可嚴辨於名實。非如令爲段借字。

謂別有其本字。此字且將代表一居令位。即其人將與爲三位之一體。故不行令而僅尸令位者有之。既去令位。又自以爲令者亦有之。解說所隸何書。其因誤而誤。將有如此。於長尤見段借之不當。居長位者。爲其有長德。或長才耳。無長德與長才。而冒居於長位。則非長也。故居令位之與能發令。居長位之與有所長。一而二。二而一也。段借者乎。其後台尙有不可與之分離之本字。爲之維持乎。段借云乎哉。真不可思議之大謬誤也。

肺病易愈法自序

丁福保

吾家自嫂氏狄。死於肺癆病。其後吾父吾妹吾姪女二人。皆相繼以是病死。余亦屢發肺病。亟亟不能自保。嗚呼。肺病之厄吾家甚矣。而朋輩中若范孝廉素行。王庶常邁卿。高上舍仲安。廉上舍沂卿及振聲等。亦皆以肺病死。我國雖無死亡統計表。可以核算。然默計近數十年內耳目之所及者。肺病約居全死亡數七分之一。或其確數尙不止此。結核菌誠人類之大敵矣。况患肺病者大抵爲血氣方壯之少年。自一家言。誠爲非常悲慘事。自一國言。亦爲大不祥事也。故吾人一聞肺病之診斷。則精神沮喪。以爲此病之結果必不良。無異宣告死刑矣。而不知此乃世人之大誤也。肺病實爲易愈之病。若及早療治。無有不愈者。試以余自身之經歷言之。即可知肺病之不足懼矣。余自幼多病。身體孱弱。手腕細小。筋肉柔軟無力。久咳多痰。消化不良。面無血色。顧君小東。謂余他日必病瘵死。此余二十歲以前病情也。延至二十八歲。來上海。身體之孱弱如故。若步行一二里。則氣喘力竭。精神亦疲乏不堪矣。又不能向右邊側臥者已十餘年。右臥則氣急萬狀。故每夜非向左邊不能安睡。考中醫書謂僅能向一邊睡者必死。是時體重不足九十磅。保險行醫生。爲余檢查身體。診斷爲肺結核第二期。至不敢保壽險十年。并勸余服藥。余不之信。乃求三國時華陀吐故納新熊經鳥伸等法。即所謂五禽之戲是也。惟此法運動太劇。恐傷內臟。不宜於病體。乃師其意而改良之。初起時運動甚微。不用絲毫力量。雖極弱者亦能勝任也。又兼習靜坐法。凝神

於立關一覷。息心靜氣。將過去現在未來之事。一切放下。不許思量。使精神得以休息。又採用日光空氣。食物等各種療養法。無一不合於科學之原理者。是時余之自信力甚強。以爲余病必愈。且能以堅忍不拔勇猛精進之毅力精神。戰退此後數十年中之病魔。其一意孤行堅僻可笑如此。迨行之二年。病體果愈。至三十歲。遂應京師大學堂之聘。爲算學生理衛生學教習矣。每日功課甚繁冗。任事幾三年。未嘗一日請病假也。其後回上海。爲出版事業。又爲人治病者二十餘年。今年已六十矣。臥則左右皆可安睡。髮雖白。而自體尙頑健。在此三十年中。果未嘗有一日因病謝客。或臥牀而不能起也。余曩因編纂說文。話林千餘卷。忙迫無暇。不復爲人治病者數年。今話林久已刊行。而話林補遺百七十卷。亦已出版。每日頗有餘暇。擬將却病療養各法。面授於身體孱弱如余幼年時者。或中年貧血氣虛。消化不良。神經衰弱。色慾過度者。以及有患肺病之虞。或已患肺病之初期者。或老年體力衰退。步履艱難。氣喘久咳等人。無論男女。皆可學習。一月小效。三月大效。果能立志不移。不屈不撓。必能達到却病之目的。可無疑也。且不但却病而已。學至數年後。其辦事之精神。必超過尋常人數倍。在他人皆有望塵莫及之嘆矣。余天賦甚薄。不及普通人遠甚。自六十歲後。未知尙能如三十歲後之無病否耶。言念及此。則余之却病療養法。不敢一日之或輟矣。荒江寂寞之濱。亦有聞風而興起者乎。茲於編訂却病療養法外。尙有餘暇。因將肺病易愈之法。以極淺近之文字。設爲問答。纂輯成書。肺病者可依法實行。與結核菌爲長期之抵抗而撲滅之。他日固有之健康。雖已恢復。而一切所作之功夫。亦不可中輟。以防肺病之復發也。嗚呼。使此書成於

四十年以前。則吾之親戚故舊。必有蒙其福者。奚至爲結核菌所困。而凋零若是哉。今校閱已畢。根觸往事。爲之感喟。遂泣然流涕而序之。民國廿二年一月識於上海話林精舍

文
社
月
刊

四
八

先兄伯子事略

文成邵

先兄諱成郁。字章伯。一字伯子。別號倦遊子。額所居曰文園。四川秀山人也。我文氏之先世爲贛人。宋末遠祖信國公以忠烈著。其後世子孫。或入楚。或入黔。清初天錦公由黔入蜀。卜居於秀山米沙溪之陽。至祖父純齋公。且耕且讀。有聲庠序。生三子。長即家嚴香圃也。有子二。長曰成郁。是爲伯子。次曰成邵。先兄生而穎悟。天性肫摯。篤於孝友。善與人交。不事家人生產。年十五歲則誦古文。十八而與成邵同學于秀山鳳鳴書院。院長爲同縣譚教諭灼安李太史瑤琴兩先生。譚授以古文。李授以辭章。兼課八法。先兄始習龍門造像。不一年而書大進。二十而挈成邵下武陵。渡洞庭。達武昌。過大梁之墟。應順天鄉試。兩薦未售。遂肄業大梁書院河南大學。從榮城孫佩南先生遊。專攻經史。旋就洛陽府署教讀。往遊伊闕。得睹龍門造像。喜不自禁。曰。此天助我以成此學也。因廣收北碑。日事臨摹。甲辰返里。與成邵應西陽院試。同受知於學使長沙鄭公。有一榜功名大小宋之譽。丙午至成都。灼安先生自日京回國。復與先兄相遇。先兄屢以書法相請。灼安先生云。吾於書法未能深入。吾友張叔玉。寢饋包法數十年。而又親承包安吳弟子沈石坪之口傳手授。現寓成都。曷往請益。乃由彼介紹識面。一見即執弟子禮。從學書三年。處處求實。未嘗稍懈。叔玉先生以先兄信之篤。將所得于沈石坪先生者。盡言無隱。先兄旣悉包法。銳意攻習。無間臨池。初習龍門。兼習篆隸各體。三十以後。恐多務不精。鎔鑄行草。會通篆隸。一志真書。而於鄭文公碑用

力最深。所至都邑名勝。古碑殘碣。無不寓目焉。選購六朝碑拓頗多。於各碑臨摹以百數計。其專且精如此。民國三年復北上。遂溝通南北爲一。旁及唐碑閣帖。而於前清書家。最服膺鄧完伯之和靜。包安吳之淵懿。吳讓之之間雅。沈石坪之沉勁。梁闡山之雄挺。劉諸城之縟厚。臨摹不以形似。必求其精微所在。明於法而不囿於法。素慕褒斜石刻。迺與成邵由京師詣陝西漢中。嘗至石門。寢臥碑下。經旬始去。此邦人士。咸以先兄書爲怪字。先兄謂曰。石門古碑。得毋怪乎。君等少所見而多所怪耳。每語成邵曰。學書貴有秀氣。近人輒翻學金石。其實學金而祇得其銹痕。學石而祇得其辭跡。此書法之所以日退也。先兄平生於書法外。尤好古文詩辭。遍遊南北三十餘年。感時撫事。見於詩歌。謝家兄弟。夢春草於池塘。李氏羣英。宴桃李於長夜。有遺稿數卷。惟素性淡泊。不事酬酢。所得金錢。揮之即盡。求書者雖絡繹於門。然書愈工而境益困。先兄在蜀時。嘗問學於名山吳伯錫。載酒相從。日以爲樂。吳曰。學欲通經術。貴章句。慮破碎。嫻辭令。則華辨。漢京崇儒業。董武君臣號冠絕。其餘文章之囿爾。君素貧以書顯。文藝固風雅。其豪隲千古。勿爲效估畢矣。先兄肅然曰。吾非徒以書名也。特自遣耳。後留滯陝南十三載。陝西督軍署諮議。漢中道尹陝南鎮守使兩署顧問。陝南聯合中學校教授。仍兩袖風清。所餘斷爛古拓而已。先兄生光緒己卯年。民國十五年丙寅返蜀。遘疾歿於成都。壽止四十有八。當其久病。思親僅次子在側。憶子憶弟。情極慘傷。弟一。即成邵。字鎬叔。一字叔子。北京大學譯學館畢業。外交部主事。川黔督軍署秘書。四川省長行署秘書。國民革命軍左翼軍指揮部秘書長。子二。長曰宗廉。字長伯。國民革命軍二十四軍川南警備

司令部上校副官長。次曰宗哲。字稚伯。四川大學中國文學院畢業。三曰宗儉。字小伯。幼讀。女一。曰玉笙。適同縣譚氏。孫一朝海。甫四歲。杜君錫五。王君匡九。高君道天。李君重甫。陝南儻彥士也。先後學書於先兄。均能傳其學。今杜君在海上。欲影印先兄遺墨。以廣流傳。請朱古微。譚祖安。曾農髯。沈淇泉。馬相伯。章太炎。于右任。羅松翁。胡展堂。吳稚暉。蔡子民。張溥泉。吳待秋。謝无量諸大名公。題跋者已達四十餘人。致書成都。囑舍姪稚伯。搜集先兄生平學術事跡。將丐海內文豪爲之作傳。舍姪以余與先兄同學同遊甚久。方能知其行事始末。不揣謏陋。追懷往事。撰述斯文。以備大雅鴻達。有所采擇焉。

文
社
月
刊

五
二

北魏故處士元君墓誌跋尾

吳士鑑

右元君墓誌。文云。君諱顯儁。景穆皇帝之曾孫。鎮北將軍冀州刺史城陽懷王之季子。甫齡三五。以延昌二年正月。卒於宣化里第。按魏書景穆十二王列傳。城陽康王長壽。次子鸞。襲爵贈鎮北將軍冀州刺史。諡懷王。子徽。字顯祖。襲封。徽兄顯魏。次兄顯恭。字懷忠。顯恭弟旭。字顯和。均有官爵。獨顯儁早卒。不見於史。以次第攷之。長爲顯魏。次爲顯恭。三爲徽。誌云。懷主之季子。則顯儁當景徽之弟。旭之兄。惟徽與旭皆以顯爲字。而顯魏顯恭顯儁。皆以字行。顯魏字光都。見於誌銘。顯恭字懷忠。見于本傳。知當時固無定例也。顯儁出自帝系。而書曰處士。蓋以未奉朝請。無可題署。權以處士稱之。此亦碑誌之創例。宣化里。不見於洛陽伽藍記。當與暉文孝義諸里相近。同爲諸王宅第也。碑與蓋二石合成龜形。蓋題魏故處士元君墓誌。旁刻龜甲文。蓋之脊同。制作精奇。亦誌石所僅見。戊午年洛陽出土。傳君沅叔購歸北平。今藏故宮博物院。

北魏故假節輔國將軍東豫州刺史元公墓誌銘跋尾

右北魏東豫州刺史元公墓誌。文云。君諱顯魏。字光都。景穆皇帝曾孫。鎮北將軍城陽懷王之子。案魏書景穆十二子列傳。城陽康王長壽。子懷王鸞。鸞。長子徽。襲封。徽兄顯魏。不著其字。可據誌以補之。又云。始爲散騎侍郎。左員外除給事中。加伏波將軍。轉司徒掾。加寧遠將軍。贈假節輔國將軍。東豫州刺史。本

傳但言爲給事中司徒掾。贈輔國將軍東豫州刺史。不及誌之翔實。銘文之後。敘述世系。有息崇智崇郎崇禮。皆不見於本傳。顯魏夫人長樂馮氏。爲馮熙女。與孝文兩后爲姊妹。然樂安王妃馮氏誌。言熙有八女。而不及顯魏之夫人。此誌叙熙歷官征東將軍。定州刺史都督。並雍懷洛秦肆北豫七州諸軍事。皆本傳所未載。亦可據碑補史。世系之前。署孝昌元年十月壬申朔廿一日壬辰剋十五字。剋即刻字。當時俗書通用也。石于乙卯夏在洛陽出土。藏河洛圖書館中。

晉咸寧四年辟雍頌碑跋

張鵬一

此碑記晉泰始三年十月行鄉飲酒禮。六年正月行大射禮。十月行鄉飲酒禮。咸寧三年十一月行鄉飲酒禮。四年二月行大射禮。碑額云三臨辟雍。指六年十月咸寧三年十一月四年二月也。晉書武帝紀。惟書泰始六年十一月行鄉飲禮。十下衍一字。餘皆不書。碑列職官。有劉寔段暢魯公充齊王攸詹事。玠史光劉毅諸葛緒。劉熹段溥。碑陰有崔豹庾純曹志。考寔攸毅純志。皆晉知名士。晉書有傳。充則賈充。玠爲楊駿之弟。字文琚。事蹟附駿傳。惟毅傳云初舉博士。文帝辟相國掾。轉主簿。武帝受禪。爲尙書郎。駙馬都尉。遷散騎常侍。國子祭酒。進太僕。拜尙書。坐事免。咸寧初。復爲博士祭酒。此獨列最初官階。何也。崔豹隋志云。著古今注三卷。世說注云。豹字正能。晉惠帝時官至太傅。馬縞中華古今注云。豹字正熊。據此碑。豹爲漁陽人。字正雄。然則雄熊同音。能則熊字之脫畫也。

碑又云馬鄭王三家之義。並時而施。碑陰有鄭大射禮生一百十七人。有王鄉射禮生六十三人。考馬鄭即馬融鄭玄之禮說。王即王肅之禮說。魏志王肅傳。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爲尙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撰定父朗所作易傳。皆立于學官。其所論駁朝廷典制。郊祀宗廟喪紀輕重。凡百餘條。隋志有肅所著諸經注。與傳畧同。然西漢今文經說。至馬鄭一變。肅書出又一變。鄭說。肅爲晉武外祖。故用其經說于學官。碑所以有鄭禮王禮之分。晉以後禮說多用鄭義。而肅之說宋以後仍用之。以至於今。此

經說中一大變也。碑陰學官有治禮議郎。郎中。中郎。治禮軍謀掾。都講主事司成司業。禮生弟子寄學陪位散生諸名。晉志博士屬太常。又云晉置博士十九人。咸寧四年初立國子祭酒。博士各一人。助教十五人。以教諸生。此碑官名。志多不載。而寄學陪位散生之名義不可考。豈其限于名額。因加以陪散之字耶。咸寧之初。距晉統一吳蜀爲時未久。故碑中學官弟子。多爲魏時州郡之人。其在西北者。學人武都。二西海。七。全城。十四。敦煌。七。西平。二十。有八。西域。八。皆今甘肅武都。蘭州。青海。西寧。敦煌。新疆諸地。魏晉之際。西北學風獨盛。永嘉之亂。張氏保有涼州。其後西涼李氏繼之。至元魏之初。劉昞。闕駟。張湛。文學尤著。十六國春秋。涼地經師有郭荷。郭瑀。號爲大家。其傳授淵源。此碑諸人。不無關係。文獻徵佚。此碑發探錄也。碑中郡名之列。可考證晉初地志。晉之地志。莫詳于太康地道記。王隱地志二書。而二書不傳。乾隆時畢氏輯地道記。惜未見此碑。今碑中有譙國。晉志惟列譙郡。有東郡。漁陽。潁川。南陽。濟南。高陽。樂安。泰山。郡。邪。彭城。北海等郡。晉志皆無。然則此碑於經學官職地理裨益不少也。

晉室南遷。太學荒廢。魏孝文太和十七年。幸洛陽。觀太學石經。疑此碑尙在。其沒埋于地。當在爾朱之亂。石經遷移。此碑遂湮。故唐初諸家書。不錄此頌。其後歐。趙。洪。鄭諸金石書。亦不見此碑。千餘年後。于民國二十年春。始見拓本。蓋出土未久。而完好無缺。益覺寶貴。因考其有關史事者。標出數條。與好古者商證焉。

周太尉清河公祖母安定郡太夫人墓誌銘跋

王廣慶

誌爲周節度使掌書記將仕郎司大理評事馮去非撰。原文云。夫人姓梁氏。河東平遙人也。祖考以桎梏衣冠。囹圄祿位。人盡爲貴。我獨知難。莊叟畏犧。楚不能相。許由洗耳。堯不能君。耕釣不憊。寵辱莫及。所謂德成而上。樂在其中。場繫白駒。畧非健羨。霧藏玄豹。竟得晏如。譚笑於秦。則仲連復出。偃息於魏。則干木更生。頗揚上士之風。懸在後人之口。永光野史。勿墜家聲。男抱才良。指鯉庭以垂訓。女高令淑。徵鵲巢以申明。夫人之賢。繼以從夫之教。醴泉既出。寧共派於百川。靈芝忽芳。不同根於蔓草。而自匪寇婚媾。謂嫁曰歸。玉爲德乎無瑕。石非心乎豈轉。晏子之婦。未足齊眉。鮑宣之妻。何可接席。蔑聞妬忌。唯積柔良。克符淑女之詩。竟展婦人之德。爲婦人之道也如此。粵當授室。咸謂宜家。勤勞常預於鳴雞。恭謹靡聞於叱狗。佐口執禮。右佩忘疲。善事舅姑。若尊父母。稟上之道又如此。示子以信。不妄談隣里之猪。教子以廉。未省食鹽池之鮮。蔽子以事主。動引王陵之親。勸子以治人。每舉崔實之母。爲母之道又如此。有子二人。長曰師訓。年十三。于太原六祖禪院受業。於長老和尙。不臣天子。不友諸侯。實無玷於佛筌。永見輝於僧史。次曰穎。字德星。娶劉氏。大周廣順元年。授郢州刺史。次授懷州刺史。次授安州防禦史。先於夫人三載。終於位。魂遊蒿里。應追陟屺之章。骨委佳城。莫拜甘泉之像。有女二人。長於太原常樂坊蘇家院授業。免於浮世。終四德以從夫。但向空門。求半偈而成佛。次歸龍氏。有姪二人。長曰紹鄴。次曰紹斌。次曰紹麟。有孫

永德。字抱一。尙大周晉國長公主。初授利州刺史。次授貴州團練使。次授泗州防禦使。次授武信軍節度使。兼殿前都指揮使。次授義成軍節度使。次授鎮寧軍節度使。兼殿前都點檢檢校太尉。夫人每教之曰。攀龍附鳳。富貴已來。憂國如家。忠貞莫忘。其或命當授鉞。任處整門。宜深金匱之謀。用立鐵碑之效。勿使李驍騎偏擅解鞍。勿使霍嫖姚獨稱辭弟。又曰。口臨藩翰。勉卹蒸梨。佩渤海之牛。深模勸課。卻安定之馬。足範貞廉。勿使照乘虛珍。偏還合浦。勿使棲梧瑞質。獨見瀛川。爲祖之道又如此。惟顯德五年夏四月。侵疾彌留。終於澶泉之公宅。享壽八十有一。冬十月七日。遷葬於洛京新安縣國川鄉狗村。從其兆也。太尉清河公。以去非忝居戰筆。特諭爲銘。詒彤管於人間。母儀難限。期貞珉於泉下。祖德彌光。銘曰。夫人兮素積善。積善兮可聞大。何難得乎九口。不容滿乎百年。(一)何若木之瑞。不與嫦娥並肩。何太華之巖。獨口口女登仙。(二)忽同過隙。永嘆逝川。念堇澤之悄悄。勞蒿里以綿綿。嗚呼哀哉。永闕黃泉。(三)

時大周歲次戊午十月七日

按梁夫人爲五代周殿前都點檢檢校太尉。尙周太祖晉國長公主。張永德之祖母。據通鑑周世宗顯德二年。周主伐漢。命張永德將禁兵自衛。注。永德。字抱一。并州陽曲人。與誌字抱一合。惟誌祇載梁夫人爲平遙人。其夫即永德之祖。姓名爲何。何地人。竟未之詳。殊爲文體之疏。迨北漢主奮髯麾軍。擊周右軍。樊愛能。何徽。引騎兵先遁。右軍潰降北漢。周主見軍勢危。自引親兵犯矢石督戰。趙匡胤時爲宿將。謂張永德曰。賊氣驕可破也。公引兵乘騎西出爲左翼。我爲右翼以擊之。國家安危。在此一舉。永德從之。後果獲

大功。永德稱趙匡胤之智勇。周主擢爲殿前都虞侯。是永德一言而周統軍得人。軍威以振。後此大簡諸軍。募壯士以補宿衛。皆永德以懿親翊贊啓沃之功。不料曾經永德推轂之。匡胤即異日瓜代之黃袍天子也。

誌稱夫人有子二人。長曰師訓。禪院受業。次穎。廣順元年授郢州刺史。次授懷州刺史。次授安州防禦使。師訓學佛。永德必爲穎之子。穎於周太祖時爲刺史。故太祖以女妻其子。顯德元年。穎終於安州防禦使位。未幾永德即將禁兵矣。穎之父爲何人。誌旣未載。而題曰太尉清河公祖母安定郡太夫人。蓋馮去非爲節度使掌書記。受諭有銘。故誌係夫人於其孫。不稱某姓某官夫人。亦一例也。

誌稱永德初授和州刺史。次授貴州團練使。次授泗州防禦使。按泗州初爲唐地。顯德四年十二月。泗州守將范再遇舉城降周。周主自至城下。禁軍芻蕘者。毋得犯民田。民皆感悅。爭獻芻粟。無一卒敢擅入城者。永德爲泗州防禦使。必在是時。而顯德二年。都部署李穀劉彥貞等。敗唐兵於壽州城下。顯德三年正月。周主自將伐唐。二月己命趙匡胤襲克唐滁州。是時永德將殿前軍。左右周主。初授和州刺史。或在此時。而貴州團練使。必爲遙領。恐未親往也。是役李重進爲都招討使。永德與重進不相悅。密表有二心。其後雖重進詣永德營宴飲。永德意解。而永德爲周懿親。周主或即因此未令獨當方面。故永德此時無赫赫之功。誌亦未載其事蹟也。又稱次授武信軍節度使。兼殿前都指揮使。次授義成軍節度使。次授鎮寧軍節度使。兼殿前都點檢檢校太尉。按顯德六年。周主伐遼。自關南還。在道閱文書。于篋中得木長三尺。

餘。題云。點檢作天子。時永德爲都點檢。永德娶周太祖女。懿親有功。周主疑焉。乃以趙匡胤代爲殿前都點檢。此誌作於顯德五年冬十月。三四年之間。永德以統兵。歷授七八要職。其得周主之信任可知。忽因讖語。竟解兵柄。榮辱得失之際。懿親卽爲寇讐矣。

誌稱遷葬洛京新安縣國川鄉狗村。國川鄉之名。不見於邑乘。此誌可補其闕。墓址已夷爲平地。西爲馬頭村。東距小寨溝不遠。所謂狗村者何在。沿革不詳。誌石於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四月二十日。農人耕田掘出。北距余始祖塋不過三百步。誌有蓋篆書。字跡平平。今余爲保存之。心至喜也。

贈杜先生序

王汝琳

當雛鳳聲清之歲。而獨賞世外之閒鷗。正神羊氣湧之時。而偏訪山中之野鶴。豈非移清海上。成連尙有知音。釋梵殿前。法和原同香火之故哉。如吾錫五杜先生者。有可得而述焉。先生樊川華胄。杜曲名賢。來自日邊。西嶽屬長安之地。行如冰上。南臺爲清白之官。以年少之賈生。作宦游之王粲。驪關開道。解豸彈冠。蓋先生供職監院時也。亡何。馳東海之輶。作西園之客。賴賢侯之介。叨末座之陪。乍接卿雲。恍逢舊雨。徐勉只談風月。勝景宜人。浩然欲話桑麻。高軒過我。雖萍蹤之偶合。喜蘭臭之同清。可以則交。可以樹善。况復倒屣迎賓。傾襟禮士。以謙虛爲坐薦。不棄衰屨。以布帛爲衣冠。常招野叟。浣花溪畔。閒吟工部之詩。消夏灣頭。寫贈放翁之扇。更可謂儒雅風流。自成馨逸者矣。僕書慚烏篆。印愧龍泓。先生寵命塗鴉。堅求刻鵠。鉛刀可割。恐遺一技之長。敝箒堪珍。代定千金之值。愛才也如彼其篤。好古也如彼其專。以視裘馬少年。未嘗學問。草茅新進。罔識詩書者。所可同日語乎。先生又出其業師文伯子先生遺墨。屬題紙尾。許附末光。始知侯芭問字於立亭。高密從游於絳帳。吉光片羽。永播人間。樂旨潘詞。徧徵海內。此又篤師門之風義。守衣鉢之眞傳也已。茲者征夫唱罷。正烏台返命之期。倦羽知還。是雁陣分飛之日。余甯可於河梁之別。而默默禁聲乎。聊借贈言。小申結齋。所望鴻毛正順。更遇長風。劍氣已清。重投爐火。將見明可察。毫光能照膽。豺狼當道。埋輪而安。問狐狸。鷹隼出塵。除惡而如驅鳥雀。

文社月刊

六三

重修黑洞記

苟世瑚

湄潭之山。皆蜿蜒自北來。如天馬怒馳而不可不羈勒。其接於古播洋川之間。爲尤雄峻。蓋其來遠矣。山之麓。羣溪匯流。激然而清泚。良田美池桑竹之屬備焉。溪上之人。炊煙相望。雞犬之聲相聞。其賢而才。樸而富庶者。往往而有。謂非山水之力歟。聞之父老言。往者人不見兵革。咸與耕鑿歌歡於溪水之上。以樂其天年。及後天下大亂。餘波寔及於幽谷僻壤之間。則相率攀崖擇險以避之。山洞之窈然深者。遂無所藏其密。蓋連亘數十里之間。可指者以十數計。是亦崖居之勝概也。茲洞也巍然雄峙於其間。巉巖絕壁。下臨無地。烟霏雲歛。萬象森列。雖使懦夫當關。弱女投石。區區伏莽之患。不足畏也。况其秀拔爽削。允宜於避世潛修者之所居耶。溪上之人。奮於洞口祠大士象。以祈靈響。祠後則列屋以爲避亂之所。頗整潔有致。楊君幹夫。所謂溪上之賢而才者也。今夏相與登覽之餘。深以荒蕪爲慨。歸而謀於溪上之人。重刊其山路之偪仄者。新葺其屋柵之頽然廢者。以備暇時游觀之樂。而當此亂世。岌岌鄉里。所恃以自保者。尤難緩也。瑚亦此山水間人也。因得志其概於石。以示後之登覽者有所考焉。縣志原名金砂洞。俗呼黑洞云。民國十八年夏五月記。

文
社
月
刊

六
四

書法輯要

倦游子

此書爲吾師文伯子先生所輯。倦游子其自號也。師博覽羣書。擅詞章。精書法。前清以孝廉方正。幕食四方。負才喜遊。民國二年宦遊秦中。與上官不合。遂棄官在陝南設館授教。有生徒數百人。而陝南文化乃大爲之一變。此其遺稿。未經刊行。欲學書者。讀此自知門徑。此書於真草隸篆。分有層次。依法學去。自易成家。按期登載。以餉好者。錫五敬識。

原題詞

棗木傳刻肥失真。少陵野老眼如困。緣何詆之嶄嶄者。不辨夏殷周與秦。篆隸原從一脈生。分真行草垂大名。世人解得其中訣。便到烏絲闌上行。嫵媚過談昌黎子。石鼓於今蹟罔傳。近聞阮氏天一閣。足抵趙高爰歷篇。有唐相傳八百碑。人人均學永禪師。即今隸迹雖難得。尙憶當年丞相斯。能將南北合一手。頑伯山人天下奇。篆隸草分入神妙。後有作者其餘支。偶因閒散纂成編。免使旁人笑野僊。師守曲江石坪子。百年衣鉢有真傳。

正書敘論

字法之變。至隸極矣。然猶有古焉。至楷法則無古矣。在漢建初有王次仲者。始以隸字作楷法。所謂楷

法者。今之正書也。人既便之。世遂行焉。而或者乃謂秦羽人王次仲。作此書獻始皇。以赴急疾之用。始皇召之不至。欲加刑。而次仲化禽飛去。此語載於志怪。學者之所不道。然亦不載其事。以別之也。此書既始於漢。於是西漢之末。隸字不刻。間雜爲眞書。若屬國封陽茹君等碑。亦班班可考矣。降及三國。鍾繇者。乃有賀剋捷表。備盡法度。爲正書之祖。東晉聿興。風流文物。度越前世。如王羲之。作樂毅論。黃庭經。一出於世。遂爲今昔不貲之寶。後日雖有作者。詎能過之。東晉而下。至宋齊爰及李唐。至本朝。其中得魏晉風氣者。亦落落有人焉。皆是豪傑之士。尙友於千載之上者也。今得其眞書者。凡四十有四人。在魏則有鍾繇。在宋則有蕭思話。在齊則有王僧虔。在唐則有元稹。褚遂良。柳公權。顏眞卿。徐浩輩。二十有八人。在五代則有薛貽矩輩五人。以至本朝。則有八人。其間如宋駿。蔡襄。石延年之徒。皆與古作者並驅爭衡。爲一代法。故皆不復其實。而以時次之。宣和書譜

學楷書法

學者須先楷法。作字必先大字。八歲即學大字。以顏爲法。十餘歲乃習中楷。以歐爲法。中楷既熟。然後歛爲小楷。以鍾王爲法。楷書既成。乃縱爲行書。行書既成。乃縱爲草書。學草書者。先學章草。知偏旁來歷。然後變化爲草聖。凡行草必先小而後大。欲其專法二王。不可進放也。學篆者。亦必由楷書。正鋒既熟。則易爲力。學八分者。先學篆。篆既熟。方學八分。乃有古意。徐渭筆道通言

大楷

童子八歲至十歲學楷書。其法必先大而後小。如顏魯公大唐中興頌。在永州東方朔碑。德州按此二碑。當用簿紙鈎出。填作墨字。積成影本。每日習五十字。四年之功可得七萬字。則他日作題匾大字有法。又宋蔡君謨萬安橋記。閩中有石刻亦可參看若題匾字。須求灑落。不可竟學寫碑字面。他的法拘着手在匡子裏。況碑字小不足爲匾字用也。須如虞歐作碑。凡長短太小周狹。皆隨形體爲之。四旁尙有餘地。庶不拘拘。更見古意。顏之滿塞。斷不可學。且顏柳稍變其體。大小側背畧存大勢。而偏旁清勁。亦復可喜。或者賞其奇妙耳。他字如偏旁相照應者須拆開看。各自成字。又不可各自成了一邊。點亦如之。皆欲有照應。方有意思。大凡大字須先顏次王。若米老寫匾。多是行書。傾欹不正。便難入格。以須字之灑落則善矣。

中楷

童子十一歲至十三歲。當學中楷書。以歐陽詢九成宮及虞恭二碑爲法。俱在西安府鈎填俱如前法。影爲字。三年之功可得十萬字。熟此則八法具備。思已過半矣。進而魏晉。如堂構已成。丹雘何有。歐陽詢書姚恭公墓誌。西安佛遺教經。唐人書結字四方少古意。故習遺教爲漸近乎古矣。皆可學。

小楷

童子十四歲至十六歲。須學小楷。如王羲之臨鍾繇宣示表。見淳化閣帖戎路表。見星鳳樓帖力命表。樂毅論。曹娥碑。以上俱徐涓論書。

真書

古無真書之稱。後人謂之正書楷書者。蓋即隸書也。但自鐘元常之後。二王變體。世人謂之真書。執筆之際。不知即是隸法。別爲構體。流傳既久。失其本原。乃至日趨嫵媚。惡俗之筭。不可追改。今觀歐顏而上。往往皆從隸書。學者但不詳察耳。吾衍字原七辯。謂隸有秦隸漢隸。灼是正論。今當以晉人真書。謂之晉隸。則自然而曉矣。張紳法書通釋

釋真

筆長不過六寸。提管不過三寸。真一行二。章三。指實掌虛。右軍云。書弱紙強筆。強紙弱筆。強者弱之。弱者強之。遲速虛實。若輪扁斲輪。不疾不徐。得之於心。應之於手。口所不能言也。拂掠輕重。若浮雲蔽於晴天。波擊鈎截。若微風搖於碧海。氣如奔馬。亦如朶鈎。輕重出乎心。而妙用應乎手。然則體約八分。勢同章草。而各有趣。無間巨細。皆有虛散。其鋒員毫蕤。按轉易也。豈真書一體。篆草章行八分等。當覆腕搶掠毫下。開牽擊撥趨鋒轉。行草稍助指端鈎距轉腕之狀矣。陳思書苑菁華

楷書

自秦易篆爲佐隸。至漢世去古未遠。當時正隸體。尙有篆意。厥後魏鍾元常及士季哥王氏逸少子敬作小楷法。皆出於遷就。漢隸連筆結體。既圓勁淡雅。字率扁而弗稱。今傳世者。若鍾書力命表。尙書宣示。世將上一首元帝二表。逸少曹娥帖。大令洛神帖。雖經摹拓。而古隸典型俱在。至江左六朝。若謝宣蕭挹輩。雖不以書名世。若其小楷若齊海陵王志開善寺碑。猶有鍾王遺範。至陳隋間真書。結字漸方。唐初猶爾。

獨歐陽率更。虞永興。易方爲長。以就姿媚。後人競效之。遞不及二人遠甚。而鐘王楷法猶遠矣。黃伯里東觀餘論

又

楷書雖出於漢魏。未見於三代。其原要從篆隸而變。故其點畫波磔。橫縱直曲。昌銳端側。豈徒然而爲哉。其中必有法矣。夫分上而分下。辯左而辯右。宜偏宜中。或藏或露。有起而有止。當向而當背。其俛仰。其收駐。其推讓。其迴折。先後開合之法序。大小長短之類聚。必使其相稱相應。然後體始成。而少合乎古人變楷初意耳。不然。字勢雖可愛。而無法之可尙。不過一楷書俗吏。如涪翁所云。此編名書法三昧。不知作者誰氏子。其言或本於古人之已言。而書則未有能盡知也。前元時見於都下館閣名臣家。漁陽吳興巴西康里。常寶愛之。參政周伯琦來吳中。久久而人方知其有是編。其歸鄱陽也。人始得而相傳之。乃知諸公之寶愛果然也。古人論書云。一須人品高。師法古。是書之法。學者習之。固當熟之於手。必先修諸德。以熟之於身。德而熟之於身。書之於手。如是而爲書焉。其容止之可觀。進退之可度。隱然自見於毫楮之間。端嚴不刻。溫厚而難犯。如鄧志宏之論蔡端明。可以爲善書矣。臨池君子。其謂然乎。金華胡翰仲伸識。元陳

麟會書法三昧

按玉海自唐以前。皆謂楷爲隸。至歐陽集古錄。誤以八分爲隸書。自是漢刻皆目爲漢隸。不觀大覺寺碑。題曰隸書。蓋今楷字也。

文
社
月
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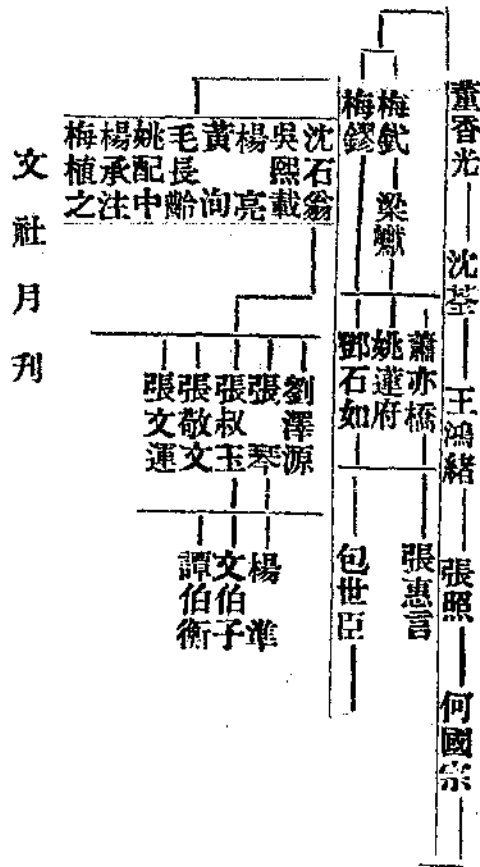
七
〇

海內聞見錄

玉泉山人

明清書法之傳授者

書法雖爲文人之末事。然自古及今皆有傳授。不得其傳者。即欲妄作聰明。依形塗貌。終不成其爲書矣。故蔡邕受筆法於神人。羲之受筆法於衛夫人。名垂千載。皆有由也。漢唐宋元無論矣。自明至清。略可言焉。董香光傳筆法於其鄉人沈公荃。沈公傳王公鴻緒。王公傳張公照。張公傳何公國宗。何公傳梅公鈇。鈇爲梅公鏐之兄。鏐即鄧山人石如之居停主人也。鈇傳梁公燾。梁公觀山人筆勢雄厚。謂可凌駕古人。遂薦之梅家而成絕學。山人傳包安吳慎伯。包傳沈石翁。吳讓老。讓老一派失傳。得石翁之傳者。劉君澤源。張君琴。張君敬文。張君叔玉。及張君文運數人而已。得叔玉之傳者。吾師文伯子也。沈荃王鴻緒張照諸公。造詣雖不及鄧包之宏深。而衣鉢所自。飲水思源。本固不可忘也。何公與二梅公。雖得筆法。而書未聞於世。工力未至。不能成家也。今並列表於後。使海內研究書法者。有所采擇焉。



文社月刊

吾鄉老成凋謝

吾鄉郭毓章。字蘊生。華縣人。清孝廉。人品高尚。學問淵深。黎元洪爲大總統時。以厚禮聘之未出。享壽古稀。民國十九年卒於長安。宋伯魯。字芝田。醴泉人。清翰林。官御史有聲。其文簡練似后山。詩鏗鏘饒唐音。書學子昂。畫則秀逸雋永。有倪黃之致。二十一年六月以病卒於家。時年七十有九。士林多惜之。有詩文若干卷。同時有毛昌傑。字俊臣。長安人。清孝廉。擅長古文。書法遒勁學包世臣。如于右公。蒞欲立。皆出其門也。與芝田先生先後謝世。可慨也夫。

拙翁不拙

寶鎮。字叔英。自號拙翁。無錫人。爲人甚長厚。入泮後。曾任江浦縣教諭。及歸田。顏所居曰小綠天齋。窮極書畫。無間寒暑。書似顏柳。畫法王惲。尤長詩詞古文。著有國朝書畫錄。名臣言行錄。錫金續識小錄。師竹廬聯話。師竹廬隨筆。竹譜。小錄天齋詩文稿。年八十有二。重遊泮水。其草書晚年益臻絕境。令郎慕儀贈予石刻九種。甚可愛也。詩則靈巧新穎。又非拙人所能辦得。今錄其游興福寺二律。足見一斑。詩云。好風催我快登臨。龍澗龜巖次第尋。荆棘梗輿青繞袖。松篁夾道綠成陰。禪關將近鐘傳響。樵徑殊幽鳥弄音。此地真堪供嘯傲。令人滌盡利名心。結伴閒遊上翠微。眼前風景足忘機。奔泉出澗溪聲壯。茂樹環峯山影肥。法鼓經幡梵宇殿。雕甍繡閣慧燈輝。午餐罷後辭僧出。一路野花香襲衣。

農髻書樓

會熙字農髻。湖南湘潭人。清以進士爲兵部曹。變政後。即退居滬上。以書畫爲生涯。書法晉魏。畫則輕描淡寫。雅似倪迂。在東有恒路賃一樓以居之。讀書寫字於其間。祁寒盛暑。未嘗少離。吾鄉蒙壽芝爲陝災開書畫展覽會。曾數次晉謁。髻翁終未下樓一見也。予慕農髻名非一日。十八年予初至滬。先致函。通款曲。越二日。躬往訪焉。髻即慨然下樓。以禮相見。情意殷殷。其時髻已古稀之年。鬚髮盡白矣。吁。予何人哉。以數句文字。邀髻相契。而下書樓。亦非易耳。

藝林佳話

狎鷗老人云。南城劉未林太史。隱於書畫。作滬上寓公。十年於茲矣。嘗以山水條幅貽狎鷗。題一絕句云。有好林泉換劫塵。麝煤鼠尾寫天真。題詩贈於張康老。認取逃名賣畫人。蓋不勝身世之感矣。

肥肺湯詩

于公右任。在民國十七年秋。從光福看桂花過木瀆。歸飲石家飯店。於席間應該飯店主人之求。書老桂花開天下香。看花走遍太湖旁。歸舟木瀆猶堪記。多謝石家肥肺湯。一紙贈之。主人以于公爲黨國要人。所書彌足珍貴。特懸諸壁間。於是石家肥肺湯。遂名馳遐邇矣。十九年秋。于公爲其故室黃夫人覓地築墳。又來木瀆。復飲於石家飯店。該店主人預備紙墨。請其重行揮毫。藉作紀念。于公到店後。陡見壁間懸李印泉氏一聯。聯云。老饕亂點袁公譜。小吃徠尋石氏湯。旁注于公肥字有誤。又龍陵張自明和于公原韻一首云。菊花美酒合生香。乘興停橈木瀆旁。聞道于髻曾飲此。療饒且試石家湯。于公見之。笑對該店

主人云。字是人所造。他講我差。我講不差。並云。我去年所寫已舊。今爲汝另書一張。揮毫之下。仍是照前寫之。未易一字。並註此余十七年之舊作。主人囑再書之。此老學問淵深。用字當必有所本也。

沈啓南題畫詩

沈周字啓南。號白石翁。世稱石田先生。長洲人。工詩。善畫。一山一水。草草而成。而意亦足。其書深入黃魯直之奧。所謂唐宋名流縱橫百輩。兼總條貫。洵神品也。余曾見先生山水一軸。題有古詩一首。極豪放宕蕩。如長江大河。一瀉無窮。書亦雋逸可愛。今將其詩錄出。以貢世之好讀石田詩者。詩云。我所憶兮匡廬泉。飛空直下香爐巔。銀河爲源彭蠡委。萬古騰沸東南天。左深右射五老却。褰裳濡足愁攀緣。崖傾石走霹靂關。枯藤怪樹虬龍懸。丹青洗出屏風疊。跳珠濺玉聲鏘然。誰能置我巖石間。仰面落雪水底眠。酒酣戲作五里霧。山精嘯雨空中旋。嗚乎我歌兮歌始放。九江茫茫日在望。

專愛集

陳樹人先生雖置身政界。然尙未能離藝術之生活。故其詩書畫。皆馳名一時。尤篤於伉儷之情。遊蹤所至。莫不與其夫人形影相隨也。陳先生將平時夫婦間倡和之作。彙爲一集。名曰專愛。陳先生之意。以男女之愛。貴乎專一。而集中之作。大半以愛貢獻於夫人者。柳亞子贈有序云。民十七余游秣陵。始識陳樹人先生。伉儷觀其情好。婉篤如珍禽之雙翔於雲路。心焉慕之。先生持專愛主義。謂男女之際。當始終弗渝。罔有貳心。以人世之化離爲可感嘆。故與其夫人相莊世稔。而婉嬾如一朝。踪跡恒少乖舛。平生游履

所至。東渡扶桑。西登落機。南攬蘇杭。北窮燕趙。船唇馬背。未嘗不聯臂偕行也。先生固善吟詠。拈毫吮墨。關於幃房靜好之什爲多。茲屆結婚三十週紀念。哀其所作。彙爲一集。顏曰專愛。將付剞劂。問序於余。余病腦。廢筆硯久矣。感其拳拳之意。未敢以不文辭。爰書數語於右。傳諸千載下。庶幾與鴻光媲美矣。讀此則陳先生之人品可概見也。

聯話

前北洋學堂總教習黃峙青。歿後在滬追悼。極一時之榮哀。名流挽聯甚多。茲錄數聯。即足知其爲人。蔣介石聯云。騰驥已見河汾盛。慘澹難存魯殿光。段祺瑞聯云。兩世交情。風義平生賢父子。當年講學。神光契合老師生。陳三立聯云。氣誼夙結同羣。最戀汾舫飛觴。滬樓捉塵。功名未竟其志。空傳左思詠史。杜牧談兵。又山東宋哲元與倭寇血戰長城。名震遐邇。章太炎馬相伯兩先生。各書一聯贈之。章聯云。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馬聯云。保炎農民族。仗鐵血將軍。馬又贈蕭某一聯云。或敢侮予。明以教我。皆傑作也。

沈荃遺硯

沈荃。字貞蕤。一字繹堂。華亭人。清順治九年第三人及第。官至禮部侍郎。諡文恪。工書。繼董文敏而起。著有充齋集。予民國二十二年四月十五日。偶至貢院西街。與骨董客濮實卿晤談。見婦人二。各携一籃。有磁器字帖各物求售。內有一硯長四寸。寬二寸餘。乃繹堂先生遺硯也。背面鏤有雨之洒。雲之蒸。石田有秋耕日勤。十三字。下有沈荃銘三字。書法極秀。因該婦需價非昂。予僅以銀幣二元購得。携歸用清水滌

去塵垢。見側面刊有得天居士四字。乃知此硯爲繹堂得天兩人遺物。尤足寶貴。蓋得天張照與繹堂同縣同時。因年稍少於繹堂。繹堂去後。其硯想卽爲得天所得也。硯有紅木盒。盒底刻有曼旃陀閣珍藏六篆字。亦極精細可愛。特爲記出。以誌欣幸。

讀何大復詩集聯

于右任

朝臨石門銘。暮寫二十品。辛苦集詩聯。夜夜淚濕枕。

題黃克強先生遺書

同前

生時左右難成派。死後孫黃尙並稱。故紙堆中見真性。危微之際至兢兢。

二十年十月小立陵園

同前

忍見汪蹄作國殤。彌天風雨雁南翔。扶筇哭上陵園路。塞草黃時鬢亦蒼。

題秀山文伯子先生遺墨

蔡元培

虎虎有生氣。鬻鬻遠俗塵。何須諱摹仿。特性自常新。

前題

顧光燮

秀山文伯子。書學冠當時。能得北宗奧。長揮八法奇。縱橫開筆陣。絕妙解曹碑。爲問傳薪者。人欽杜拾遺。

滬寧車中口占

謝无量

冰澗銛漸飲。壺清雪畦寒。菜傍鴉晴。麴輪百舍聲騰過。誰效曾參問里名。

壬申中秋月下庭中獨步因憶光緒癸未余年十五始爲試帖

詩是日以冷露無聲溼桂花爲題忽忽五十年光景依然追

記其事

張鵬一

雨過雲流秋鏡瑩。秋深竹院憶三生。何年柱斫吳剛斧。竟夜風清子晉笙。荇藻交加庭寂靜。樓臺登眺影空明。山河大地今如舊。容易光陰感舊情。

寄懷王復初焦作

李元鼎

消息淇園竹。開春綠意多。故人隔千里。矯節近如何。萬事益無賴。一官重見羅。別來經歲月。所得鬻毛皤。

遊牛耕園迴文詩

王陸一

簫笙競響激湍流。碧瑣窗環竹徑幽。橋倚柳溪青繞路。岸臨桑陌翠交樓。蕭蕭遠磧沙村晚。隱隱斜烟野寺秋。樵逐暮鴉歸嶺北。遙峯幾處接平疇。

遊靈隱寺

劉揆一

遠山秋貯晚烟霞。坐石拈花逸興奢。禪院蘊梅僧眷屬。梵堂香火佛生涯。古今消息聽清磬。人世機衡證

法華。明月傳心雲習定。前身靈隱一袈裟。

病愈感事二律

王祺

民國二十二年春二月自洛陽還湘不數日即患傷寒肺炎之症至三月初始漸痊愈又聞倭寇益兵深入痛極賦此

病餘強起腰圍寬。竟日擁衾怯薄寒。濃綠連雲天末現。斷紅殘雨鏡中看。頻聞倭寇將深入。坐使神州益瘴殘。少不請纓嗟漸晚。問余何計斬樓蘭。

感事傷時百念窮。夾城花鳥戲春風。病中鬢髮蕭疏白。劫後文章點滴紅。勝算寧容矜定動。舉棋何自論交攻。和戎振古無長策。爭說澶淵賴寇公。其時上海停戰妥議之說甚盛

僕移居城市小園荒蕪久矣錫五先生相約同游集君家工部

句奉陳二絕

王汝琳

信有人間行路難。強移棲息一枝安。使君高義驅今古。乘興還來看藥欄。故國楊柳今搖落。獨宿江城蠟炬殘。花逕不曾緣客掃。漫勞車馬駐江干。

失題

徐忍茹
湯增璧

好酒最宜寒夜飲。清歌且向雪中聽。忍茹明朝殺賊遼陽道。看取江山當美人。增璧

秋日獨遊雞鳴寺口號

陶元鏞

秋氣鬱林薄。蟬聲咽樹間。山椒獨曳杖。細數午鐘還。

深秋卽事

同前

瘦聳吟肩短褐寬。科頭怯冷著南冠。牽牛開老秋光黯。旅雁鳴高露氣寒。危局漫尋天意問。餘年漸覺宦情闌。西風瑯璽長安客。目送歸雲久倚欄。

贈劉季平先生

苟世瑚

絕代風流滅鬢蒼。冰銜新署老劉郎。開門酌酒挹滄海。闢地栽梧隱鳳皇。沒馬黃塵側帽過。汗牛青簡隨身藏。清言坐接有歸意。大澤濃雲是故鄉。

洛水

杜錫五

歲時猶有改。此水竟如新。白石多奇態。碧波少纖塵。桑麻周岸闕。鷗鷺逐流馴。健筆非曹植。愧難繼洛神。

壬申四月與蘊山前輩同遊龍門

同前

龍門諸遺刻。妙絕冠天下。世人爭評論。學多所得寡。我縣王前輩。頌白一儒者。賦性同陶謝。懷才如屈賈。平居常好古。容止亦瀟灑。偶然來何洛。禹跡覓大夏。同遊到龍門。步行無車馬。終日山石間。蹭蹬疲兩蹀。

行行將迷路。藤葛尙可把。攀緣凌絕頂。遠眺盡綠野。俛視磨碣旁。多鐫世尊也。上下千萬尊。氣象俱清雅。遺跡脫篆隸。詞句含般若。魏晉去漢邇。六書有借假。摩訶不知倦。相對語譁譁。歸來興猶濃。賦此作心寫。

和杜君錫五遊龍門詩并步原韻

王家珍

夙聞伊闕盛。因之來洛下。初至人地生。甚感交游寡。繼遇鄉人三。翹楚後起者。中有工部裔。年如長沙賈。落唾珠玉生。飄然隨風灑。邀我遊龍門。禹蹟求大夏。人似春山蕩。才同不羈馬。相將共登臨。躋勝憑兩蹀。石磴累千層。攀援須相把。遠望香山墳。闕岸臨平野。高瞻釋迦像。西方聖人也。但止北魏迹。難上溯風雅。即此十九廢。無處尋蘭若。歸然觀所存。威靈信不假。祀典已不舉。神話皆譁譁。人心從此壞。我憂安可寫。

文社月刊

八二

▲定報通例▼

每册四角郵費 國內二分 國外八分

半年二元二角郵費 國內一角二分 國外四角八分

全年四元郵費 國內二角四分 國外九角六分

定戶國內郵票十足通用

▲廣告通例▼

半面六十元

全面一百元

年季一面商

不滿半頁均以半頁計

民國廿二年五月初版

▲文社月刊全一册▼

(定價四角)

南京淮清橋桃葉渡十四號

編輯者 文社

發行所 文社

印刷者 無錫錫成印刷公司

上海梅白格路二〇四號

批發所 醫學書局

代售處 各省書局